



二

廼

齋

十

齋

鑿

鈔本開卷	氏用	炎緒
		丙昌
	文灑閣禮	走謹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

定齋集二十卷

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游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四世孫也祖紳紹興中官左中大夫始寓常州武進縣戡幼承門蔭補溧陽尉後中乾道丙戌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宋史不為立傳故其行事不概見凌迪知萬姓統譜載戡持節五羊代輸敷銀民甚便之為湖南憲有定亂功為京兆尹歲澇糴艱亟請發廩民賴以濟其敘述頗詳然案集中諸表啟則又嘗任京西運判廣東運判湖北總領廣西經略淮西總領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白樂天自詠詩中亦頗見其概而迪知均未之及蓋其集久佚不傳故迪知莫能考也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眉山李堽為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蒐采彙集竝集歷代名臣奏議所未載者二十篇

互相訂正釐爲二十卷較諸原目十殆得其五矣稟序稱戡
鯁挺不阿屢更繁劇宣力四方無不殫盡汔以全節始終今
觀集中所上奏劄條列明確類皆侃直忠亮爲經世有用之
言其論邊事專以嚴備自守爲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遠
慮深謀亦非好事偷安者所可幾及方之同時名臣實龔茂
良之流亞惜史不備載其生平幾至湮沒今幸遺集復彰尚
得以考見大略謹旁采紀傳於人名事實有可稽核者悉爲
參互證明庶以補宋史之闕漏焉

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之時之才亦自足
供一時之用撥亂反正運奇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
士大夫主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制詔者
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有益於國有聞於後是皆
高宗神術興起作成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斯之
謂矣高宗能運作人之妙享得士之靈人材眾多公是別白雖中
厄於秦氏之斲喪然脈理之流傳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沒及孝宗
嗣德龍飛而羣才奮揚發於久抑之餘銑然角立傑出孝宗培壅
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熙之際則其成效大驗著於天下光
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時孝宗以神志英睿聽覽於上羣臣亦
精白罄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內乂安風俗純茂民物殷富蓋
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爲盛可不謂懿哉惟寶謨閣直學士定齋
蔡公是乃出於乾道淳熙之際者也尚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
立言固知其爲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四世孫

早擢上第踐冊府方北門條對便殿造辨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爲士論推服繼膺天子之眷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閒當事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宣力四方無不殫盡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法從則公亦旣老矣雖以穹門勢燄烜赫欲以熱官怵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臆汙以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堯嘗獲從廬陵劉公清之游雖不獲一親君子光儀第因劉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伏觀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得體豐約中度爲詩圓美清適渾然不見刻雕之迹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闢於衡思之闕論奏確切懇惻實而不浮務求爲可行而不近名竊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其文嘗艱深迫急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者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

溢而見諸立言遣辭之閒如風行水上有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語非不工且善顧每傷於雕刻攢裂模擬綴緝不近古人夷曠渾灑之體如絺繪組繡非無可觀然其美亦盡於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益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於論著固視前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威烈也哉公之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虞素厚善壘頃嘗相遇於沙羨今又相遇於蜀壘亦久知戶部爲人英毅敏達親仁從善體國愛人雖出其天性然亦家法之素所習聞也旣以公集四十卷銀木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衰陋俾爲之序重不敢辭紹定庚寅人日眉山李壘序

定齋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進貞觀諫錄劄子

乞備邊劄子

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議治賦吏法狀

乞代納上供銀奏狀

割屬宜章臨武兩縣奏狀

禦盜十事劄子

○卷之二

奏議

臧否守臣奏狀

論臧否守令劄子

臧否守臣奏狀

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

論備盜劄子

論和戰疏

乞選擇監司奏狀

○卷之三

奏議

乞禁止沿邊作過人劄子

乞移運襄陽府椿管米劄子

乞免增糴二十萬石椿管米劄子

論襄陽形勢劄子

奏場務虧額狀

乞依行在場務優潤狀

論屯田劄子

條具屯田事宜狀

論屯田利害狀

薦諸軍統制官狀

論守邊劄子

○卷之四

奏議

乞宮觀劄子

乞修江陵府城劄子

論唐鄧閒道劄子

乞平糴劄子

論用人劄子

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劄子

乞優容言者疏

論擾民四事劄子

定集目錄
乞戒諭守令恤民劄子

論用人不當疏
○卷之五

奏議

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

繳進貞觀諫錄劄子

乞以壽皇聖帝爲法劄子

論治道劄子

乞以兵法賜諸將劄子

論苟且之弊劄子

論時事劄子

論選用宗室劄子

乞皇帝過宮劄子

論時事劄子

○卷之六

奏議

論謹始八事疏

正心術

辨邪正

廣聖學

來直言

戒游逸

崇節儉

恤刑罰

重名器

乞發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二事劄子

論邪正劄子

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論治道

論聖孝劄子

乞振濟劄子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劄子

薦胡槻万俟似狀

薦万俟似張忠恕狀

薦胡槻万俟似奏狀

薦趙時侃方信儒奏狀

薦蔣來叟狀

薦高商老周煊劉董狀

乞致仕劄子

再乞致仕劄子

○卷之七

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皇帝表

賀正表

明堂大禮賀表

賀明堂大禮慶成表

謝復職表

謝頒降御筆手詔碑表

廣東轉運判官謝表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京西運判到任謝表

淮西總領到任謝表

湖北總領到任謝表

廣西經略到任謝表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謝賜衣帶表

賀正表

瑞慶節賀表二首

代辭免簽書樞密院表

代淮東安撫使謝表

代淮東安撫使謝太上皇帝表

牋

賀太上皇后牋

太后慶壽賀皇后牋

賀太皇太后牋

賀皇后牋

○卷之八

書

上汪制置書

上虞樞密書

乞更運京西椿管米書

辭免乞宮觀書

辭免除檢正書

再辭免除檢正書

辭免應辦孝宗皇帝梓宮渡江轉官書

修福寧殿了畢轉官辭免書

辭免召赴行在書

上論邊事書二首

小貼

僭易申稟

代人上宰執書

○卷之九

啟

迎汪制置啟

賀梁樞密啟

賀王參政啟

賀虞樞使啟二首

賀史發運啟二首

改官後謝福州陳丞相啟

賀龔運使啟

賀任運使啟

賀王樞密啟

除正字謝宰執啟

除刪定官謝宰執啟

賀龔參政啟

賀建康畱守陳少保啟

賀周知院啟

○卷之十

啟

賀李參政啟

除湖廣總領謝宰執啟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知靜江府到任謝宰執啟

賀林少卿啟

賀刑部汪侍郎啟

賀汪舍人啟

賀徐殿院啟

賀范右史啟

答樂教授啟

答朱省幹啟

代賀汪尚書啟

代賀黃尚書啟

代上安撫啟

代賀吳安撫啟二首

代賀陳大諫啟

代賀施司諫啟

代賀侍御啟

○卷十一

策

廷對策

館職策

○卷十二

論

高帝論

文帝論二首

武帝論二首

宣帝論二首

陳平論

王陵論

申屠嘉論

記

定齋記

靜觀亭記

○卷十三

序

送陳侍郎序

送岳大用序

蘆川居士詞序

跋

跋張大資政奏議

跋東坡先生墨蹟帖

跋尚鄰祖與知己書

跋周昉雙陸圖

贊

定齋自贊

孟光贊

祝文

謁廟祝文

告城隍祝文

句芒神祝文

諸廟祈晴祝文

謝諸廟祝文

春祭祝文

雜著

永嘉勸農文二首

隆興府勸農文

傳

青奴傳

祭文

祭胡端約文

祭丁待制文

祭亡弟允夫文

○卷十四

行狀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

大父行狀

○卷十五

墓志銘

故朝議大夫直寶文閣學士胡公墓志銘
朝奉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趙公墓志銘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銘

○卷十六

賦

蚤賦 并序

五言古詩

餞張平甫折海棠贈之

同張叔因顧致堯游金山受之憚於涉險爽約不行因以詩簡之

憶小兒

趙季若染髭走筆簡之

瓊花

姚幹舜陟約觀瓊花因循未能往以詩相促因次前韻

新居用韓昌黎詩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為韻作十首

朱丈朝宗索壺村落成之集次韻簡之

病中紀事

效白樂天體自詠二十韻

又自詠效樂天體

七言古詩

題端約喜神詩

家父約端約飯端約以疾辭乃作古風并送蠟梅數枝因次前韻

再用前韻酬端約

送張安國舍人

送莫子漳還朝

長風沙

和楊廷秀游蒲澗之什

定身目錄

筇竹杖歌

奉和子真學士詠雪之什

再次前韻上呈

大雪不止再次前韻

子真新篇愈出愈工壓倒元白三歎不已勉强再次前韻

朱朝宗割愛遣嫁侍兒忘情如此是可尚也因作忘情吟以道哀怨之意

有感

○卷十七

五言律詩

晚泊江皋

送介卿之官金壇二首

夢介卿感而有作二首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詩二首

巖仲八兄有茗溪之行草酌話別而次何叔養正十二兄爽約不

至坐客唯三人因以詩紀之

即席和端約韻

舟行有感

予頃歲持節湖湘今二十四年白首重來親舊十無二三感而有

作

秋日書懷二首

送九兄僉書歸二首

先人嘗宰貴池今二十五年矣舟行經此不勝黯然

至日書懷

乙卯春病中書

遣興四首

獨立

句祠得請喜而有作示介卿二首

丙辰罷郡得祠
水閣偶成二首

書懷四首

淳熙戊戌將命廣東侍親攜孥十一月至安仁畱雲錦驛一宿而
去時晉卿姪偕行後二十三年分闈桂林晉卿主餘干簿復以
是月來會于此把瓊道舊為之愴然因成一詩示晉卿

胡端約挽詩二首

顏魯子挽詩二首

代趙儀可挽劉叔尚

王季立安撫挽詩二首

康素居士邵君挽詩二首

提舉中奉程公挽詩二首

張有年提舉挽詩二首

丁牧仲寺丞挽詩三首

沈朝儀之淵挽詩二首

故廬陵府君葛公挽詩二首

張晉英侍郎挽詩二首

韓子温母秦國太夫人挽詩二首

齊子餘母太夫人王氏挽詩三首

趙從善母吉國夫人劉氏挽詩二首

劉公寔母夫人董氏挽詩二首

五言排律

感事

○卷十八

七言律詩

送張子儀尚書起鎮東南

送蔣子立赴河南試二首

觀雪二首

用前韻二首

再用前韻二首

雪中端約相招因以詩簡之

易地湖外喜而有作

為趙氏題三桂堂

觀雪

再用觀雪韻

憶故園梅花

雁蕩

道中述懷

送胡季玉還毘陵

元夕出游

思歸二首

登榕溪閣

陪憲使登榕溪閣

用前韻成二首一以謝憲使和章一以述懷

再用前韻

丁未立春日讀白樂天浩歌行不覺身年四十七之句時方悼亡有感而作

芍藥

過鄱陽湖適遇便風湖面如鏡喜而有作

十月十六日發南昌下半月過建康便風順流日行二百里舟人

云未有如此速者

南昌大閱

滕王閣

至日書懷

詠雪和介卿韻

再和前韻

浙東憲司會同年八人以詩紀之

重九日陪諸公游花田四首

再成二詩錄呈諸公

再用韻呈薛士昭提舉

撥置吏牘再作一詩以酬相惱之什

偶得兄字再成一詩

再用前韻二首

用前韻簡趙薛二丈三首

○卷十九

七言律詩

游歸來園追想古人高風恨不及見因賦二詩

歲暮有感

同顧慶文游西湖

登岸山觀用前韻

水榭

不寐

有感六首

自詠二首

奉祠東歸二首

書懷

江行阻風

舟過池陽許倉蔡守畱飲不果赴詩以謝之

夜宿交石峽凌晨舟行適遇便風俄頃至小孤山

金陵道中

東歸喜而有作

荆溪卽事

新居偶成二首示鄰人李子真

愛閒堂

劉公寔以淮白爲餉喜而作詩

以淮白南京山藥爲子真太夫人壽卽用前韻

和李子真八月十四日夜賞月之什

詠橘

以蓮實餉李子真作詩爲謝因用其韻

金壇鐙市甚盛介卿見招不能往以詩謝之

鐙夕不出偶成

奉酬介卿惜春之什

介卿送方竹杖以詩謝之

游金山

題東臯

燕坐小閣

雪中用王使君韻招介卿

雪中用前韻示汝咨汝功二姪

次蔡介卿雪中見寄二首

病中書

挽胡通判

齊子餘侍郎挽詩二首

李粹伯侍郎挽詩二首

胡長文給事挽詩二首

錢大受挽詩二首

○卷二十

七言絕句

胡秉彝敷文巖桂四首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敕授徐州節制雄才磊落幕府旣開所辟

皆儒者一旦從事于使院會宴從容賦詩曰前某以韜略發迹

未曾畱心章句云云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余因作此以紀

其事云

端約遺墨梅以詩謝之二首

龔彥則送水榭小盆口占

王東卿惠墨戲副之以詩因次韻謝之六首

和胡端約巖桂六首

題墨梅

道中見梅

二孤山

剡溪

春郊卽事

提壺

鷓鴣

竹雞

天柱峰

日者鄭生謂予晚遇至人享上壽其詞多誕以詩簡之

黃陵廟二首

九宮壇齋居

六十

登三高亭

平山堂

于公參政舊居

次張伯信韻題吳園畫軸

紅菊

送葛謙問十首

乍寒

詩餘

點絳脣

百索

水調歌頭

南徐秋閣宴諸將代老人作

前調

送趙帥鎮成都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儒江陰繆九疇全校

定齋集卷一

武進蔡戡定夫

奏議

進貞觀諫錄劄子

臣聞人君以納諫爲聖人臣以進諫爲忠三代以還善納諫之君無若唐太宗善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似非太宗所能自致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者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須從古已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貞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期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時政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詳考

其人魏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內則閨門至親乘閒進說外則蕃夷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瞽為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誨駸駸乎有淳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羣臣諫語散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哀集切于治道者凡百事聚成一書釐為二卷名曰貞觀諫錄繕寫進呈如蒙陛下萬幾之餘特賜一覽不惟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貞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取進止

乞備邊劄子

臣恭惟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思中興之治于茲一紀建議之臣莫不以恢復為己任玩歲愒日未聞成功陛下固已厭之故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內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故于無事之時必先為有事之備事至而備正猶已雨而徹桑土大寒

而索衣裳不亦晚乎向者秦檜當國十餘年閒幣聘交馳邊烽不警南北之民得以休息乃制禮作樂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其金亮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蹂淮甸睥睨長江人心驚惶國勢迫感幸而上天垂祐金亮內亂師徒亦潰棄甲而歸自非九廟威靈兩宮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而天幸不可以為常和好不可以為安貪婪變詐之敵不可以為誠不思所以先備而預防之萬一北人出吾不意掩吾不備然後徐為之圖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縣密邇敵境憂邊思職是亦臣所當言也臣愚以為防秋在卽欲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凡常歲所以為備者悉舉而行又當講求其所以未至者陰為之防或有緩急則吾有所恃而不恐矣如是則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惟陛下畱神幸甚

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照對臣等待罪本路職任雖不同其于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

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默竊見承議郎
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正平不爲矯激以盜虛
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憂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于懇
惻居官首以風化爲務畱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冑子弟欲習
兵事者肄業其中荆楚之俗尚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
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告訐之風使民
知嚮屢攝郡事邦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官今任垂滿
其人靜重恥于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沒欲望睿慈特賜旌擢或
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
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議治賦吏法狀

臣聞法貴于行不貴于重太重則不可常行法重而必行非先王
之法也王者之政蓋有不忍之心存焉一有不忍之心則法雖重
而未必常行不過救一時之弊而已今夫蠹國害民莫甚賦吏雖

肆諸市朝有不足恤伏見陛下初政以來舉行決配之法所以嚴
戢此徒而惠愛斯民者可謂至矣然十五六年之間抵觸重憲者
數人耳豈州縣之吏人人精白謹廉或畏法遠罪而不犯有司乎
然賦吏固自若也國家忠厚與周匹休風俗習爲醇美監司守臣
務行寬大坐視管辱黔涅與徒隸等惡傷士類故不忍爲甚則持
釋氏因果之說盜鑄秩罷官不肯劾吏必不得已使之尋醫而去
賊污狼籍所不可掩者姑求一二微罪應課塞責或經年參選或
遇赦敘用復使臨民其害滋甚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凡賦吏
罪至決配者姑免其罪編置海外州軍雖遇大赦永不量移或清
理巨蠹非常法所可治者取自聖裁時一用之仍乞睿旨嚴飭監
司守臣悉以刺舉部內有犯失于覺察或他司按劾或朝廷訪聞
考驗得實者併坐之庶幾得賦吏必達不至漏網重爲民害
乞代納上供銀奏狀

臣一介么麼誤蒙陛下使令猥當一路之寄臣于去年八月十四

日陛辭而奉玉音令臣到官興利除害不得循常守故臣佩服聖訓夙夜以之臣自去年十二月入境初見寮吏與夫士庶首詢民間疾苦異口一詞莫不以科買上供銀一事爲擾臣深求其故蓋緣本路諸州每年所發上供銀除減放外總計錢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貫文省自來均下一十三州府于歲入係省等錢內置場買銀起發後緣諸州累經盜賊人戶逃移賦入無幾諸州縣將所買上供銀科數人戶買納每年轉運司雖蒙朝廷于廣州賣鈔錢內支撥五萬貫文省貼助充本往往實惠初不及民並依舊例盡行科買甚者藉此爲名過數抑斂以供州縣他用官吏並緣爲姦催科輸納之際其擾有不可勝言坐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或轉徙他鄉或相聚爲盜所在戶口稀少盜賊公行職由此也前後監司守臣陳請不一朝廷雖送戶部勘當戶部往往難于施行近因知英州葛霖奏請見蒙行下本部諸司指定逐司遂陳請乞除廣州諸發上供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奏天申節並大禮銀並

依數起發外又不願支請廣州賣鈔庫逐年撥降錢數欲將十三州府上供銀三萬四千三百餘兩盡數放免已具狀供申朝省未奉回降指揮臣深慮戶部必以蠲除上件銀兩有虧經費未肯施行臣向嘗面奏昨來本司前提舉官葛世顯曾于存留鹽本錢外獻錢二十九萬貫文省陛下卻而不受此錢見今椿管在都鹽倉臣欲到官契勘常平米數或有移用欠折卽將上件錢收糴補足或與本路貧民下戶代納積欠苗稅伏蒙陛下宣諭卿如此用心甚好臣自交割已後一面委官盤量常平米斛已有近地數州申到往往逐年兌換必無陳腐欠折借使移用到收成日自可補足兼本路州縣追催稅賦急于星火不容更有積欠所以前項都鹽倉錢二十九萬貫未有支遣積而不散亦恐啟小人覬覦之心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將此錢數并廣州賣鈔庫每年應副轉運司作買銀本錢五萬貫截自今年更不支撥付轉運司並從本司措置自淳熙六年爲始均作三年買銀起發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

供銀欲乞權罷三年雖未能便行放免亦足以少寬民力又于戶部經費初不相妨如蒙聖慈特從所請卽乞行下庶幾十三州府十萬戶室家相保安于田里而無科斂抑勒之擾流離凍餓之苦咸知聖澤所及不閒遠邇甚大惠也臣不勝萬幸

割屬宜章臨武兩縣奏狀

臣所據廣州通判陸俱狀申備錄在前外逐司詢訪審究郴州宜章縣太平宜章二鄉有莽山諸峒鄰接連英韶州之境桂陽軍臨武縣有烏峒等處又接于莽山之傍其閒山嶺峻險民多凶悍素爲盜賊淵藪歲有小歉則百十爲羣出沒劫掠大則千數金鼓旂幟衝突廣東連州首被其害自建炎以來有李冬至李壽有鄧莊有李鬼七有唐廣六有駱科曹雄有歐念五有李十五近年則有李金黃谷去歲又有李念九陳峒鄺深皆是猖獗之甚者必合廣東湖南兩路兵力然後可以剿戮如去春陳峒竊發連州接界去處朝聞結集暮已衝突肆爲剽掠居民雖有山寨逃避不及多被

擄劫其陳峒則取桂陽縣境徑往道州江華縣鄺深則取連州陽山縣以趨廣州懷集縣經略安撫司撥摧鋒軍將官劉安巫遷等領兵掩擊敗之于懷集縣界郭澁村又敗之于連州界大鑊村捕逐至地名盧田摧鋒軍統制官張喜又復掩殺遂竄歸宜章本峒兼陳峒自江華縣復回太平鄉意欲衝突連州而經略司調發本路鈐轄黃進統制官張喜并統領劉安等軍并節次調發諸州屯駐摧鋒軍廣州將兵共二千餘人分布于連州夾界逼近賊巢把截後來湖南節制進討而廣東摧鋒軍與湖南諸軍相望賊勢窮迫無所逃死遂入地名十二渡繼卽就擒若廣東把截不嚴致陳峒竄逸入廣東界四散奔衝湖南雖有重兵亦不能追捕擒獲故湖南節制辭免恩命奏狀內云得廣東把截之助以此可見湖南非賴廣東摧鋒軍把截則不能成功廣東非得湖南諸軍深入亦未必能滅賊故合兩路兵力乃可擒制此近事之明效也向來李金竊發乃盡結太平長樂二鄉之人以出近日陳峒之發止是太

平一鄉之人耳曾未及李金三分之一而湖南調發潭鄂衡全之兵爲未足又招敢死一軍及郴桂等州弓兵土豪諸溪峒猺人總計幾二萬人方能討捕今若割宜章臨武屬連州或有盜賊竊發廣東雖盡起一路摧鋒軍將兵巡尉弓兵土豪尚不及萬人設有多于陳峒之眾則又無以爲策兼廣東郡邑平時自有汀贛等盜賊往來出沒常須畱兵彈壓非若湖南可盡起一路兵甲專事宜章也故自來宜章臨武盜發湖南任討捕之責廣東任把截之責今若割屬連州則廣東兼任討捕之責而湖南但截本路而已在湖南兵力把截本路則有餘在廣東兵力兼任討捕則不足孟連英韶與賊巢連接去處路徑通徹非一既悉力以入賊巢無兵把截則必衝突而來不惟廣東被其蹂踐必又衝突廣西三路皆被其害矣兼湖南近日調發所費錢糧以十餘萬計其運糧之夫亦起于諸郡僅可支吾廣東州縣財賦人民不敵衡潭之一邑若割賊巢以屬連州儻有復如陳峒者則廣東事力人夫必不能供億

餽餉假有朝命令湖南助給則官吏必分彼此不肯協力辦集如湖南討捕之時況今來廣州通判陸俱體訪得宜章臨武之人往來連州比之郴州桂陽軍其路程既已遙遠兼宜章在連州之東北有斛嶺限之臨武在連州之正北有小桂嶺限之皆崎嶇荒迥不毛之地三十餘里亡命之徒藏伏其閒商旅被害無時無之行

者必結徒侶挾兵刃而後敢行今二縣若屬連州則文移往來民輸納緩急般運錢糧皆爲不便兼連州桂陽縣奉化鄉與宜章臨武鄰接漸染日久亦閒有不從州縣追呼者奉化鄉又有漓水等峒猺人數百家亦皆兇悍每遇宜章臨武人竊發或相連結去歲陳峒之擾其漓水等處人亦聲言爲盜偶得鈐轄黃進領重兵在界首把截得以彈壓又且勸諭使之趁時耕種方知畏憚不敢妄動今若與宜章臨武併爲一郡鄰里相接婚姻相通萬一相嘯聚其徒益眾其勢益張竊恐猖獗湖南亦難制矣是將爲廣東湖南無窮之苦兼桂陽舊爲監近升而爲軍其民方竊欣幸今乃一旦

而爲縣宜章臨武久隸湖南素輕廣東屢來蹂踐連州被害尤甚
今乃一旦改而屬連則人情必不安帖今者所準省劄備坐湖南
奏請內請廢併州縣割隸地界人情安于故常多所不樂況宜章
弓手諸鄉彈壓與夫山谷強梁之徒常時意輕廣東郡縣出沒剽
奪略無忌憚今乃一旦割隸心所包藏或未可測若官府先事張
皇遣官行視旱荒之際脫有意外爲害不細是湖南已自深見利
害之大割屬之難誠爲至當之論兼人稱廣東摧鋒軍屯駐黃沙
然後可以相視指嶺寨柵鄂州屯駐軍暫畱桂陽然後可以廢併
桂陽軍庶幾備豫不虞有利無害又以見湖南重于割併不敢輕
易至于如此兼又奏乞先次劄下廣東帥漕憲司相度蓋欲本路
諸司盡究利害今逐司詢訪審究得宜章臨武二縣利害逐一開
具在前委是不可割屬連州況宜章臨武兩縣管下有黃沙龍回
等寨屯鄂州大軍幾及千人若抽回鄂州大軍易以廣東摧鋒軍
其摧鋒軍近雖準指揮以三千爲額緣廣東郡邑地方人稀鄰接

江西福建湖南其汀贛之人每歲春時動是三二百人爲羣以商
販爲名縱橫于廣東循梅惠新南恩州及廣州外邑之境以往廣
州雷化等州掠取牛畜而歸稍失備禦卽縱剽奪兼宜章臨武之
人平時結集其徒三二十輩直入連州界甚則取道廣州懷集以
往廣西封賀等州所過劫略婦女牛馬率以爲常稍有荒歉則千
百爲羣因致猖獗故連英韶廣潮惠循梅肇南雄共二十一處皆
屯摧鋒軍以備之兼前者撥二百人往靜江府屯駐其廣東屯駐
諸處除廣韶州外其餘人數不多若更撥千人以往宜章臨武屯
駐則諸處兵勢單弱緩急不能禦盜卻恐誤事又如去年陳峒之
擾摧鋒諸軍大半集于連州把截五月方得平定諸軍次第回歸
未得休息又有李接之報六月復調發往南恩德慶新封州把截
又差往容化等州會合討捕向使陳峒未平而李接竊發則廣東
兵力不能支吾若更添招摧鋒軍緣新刺到人未可倚仗近帥司
新招四百人他日調發必以千人爲率新舊雜用若多用新人不

習行陣或有竄逸之患兼帥司招刺已多若更添招則舊人分布不足無以相制委是難以那撥軍兵往宜章臨武屯駐事關利害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湖南帥漕憲司照應免撥宜章臨武二縣屬連州只令仍舊實爲長久之便

禦盜十事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坐湖南轉運副使辛棄疾劄子奏官吏貪求民求爲盜事恭奉聖旨指揮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臣猥以非才亦預陛下臨遣一人之數臣祇役三時尸素無補不能布宣德意勤求民瘼屏斥貪吏撫循遠人少寬陛下南顧之憂至勤戒勅如此臣聞命震恐無所逃死臣敢不清白一心上體聖意遵守施行外臣有禦賊事宜冒昧聞奏臣所部封恩州德慶肇慶府與廣西高容藤梧接境諸州探報日至大抵妖賊李接深入山林擁眾自衛驅迫平民以抗官軍凡所殺獲無非脅從之人終未得其首領容化鬱林等州大半爲盜其餘或禦寇或運糧戰亦死

遁亦死數州之民墜于塗炭深可痛傷臣聞李接本一弓手奮臂而起嘯聚數千人劫掠州縣迫殺官吏勢便猖獗又陳子明陳南容徐鐵條楊壽彭四十蘇生陳方寄謝寧周國生等各以眾應之自五月至今首尾半年未就翦撲臣竊謂向來陳峒憑據險阻結集姻黨急之則入巢穴緩之則出鈔掠似未易圖一旦朝廷專委帥臣分撥大軍出其不意直搗巢穴曾未旬月賊徒授首今李接乃偶起之賊其徒亦烏合之眾非陳峒比勢亦易于平殄積日累月未聞成功蓋陳峒志在鈔掠不敢徑犯城邑力抗官軍尚有招降之望李接狂僭萬死有餘自知不復生全在朝廷亦無招降之理所以誑誘其徒致死拒捕僥倖一勝計窮勢蹙必須奔竄入海借使李接就戮其餘首領尚多陳南容有眾數千亦非小盜若不速爲之所不惟此賊得以假息深慮生靈苦于荼毒軍士疲于征戍州縣困于供億緣邊溪洞瀕海蠻蜚萬一扇動豈不可憂臣身在遠外不當言事念盜發鄰境密邇封部先事而言竊之職竊

惟廟謨自有長算廷臣豈無忠言何取疏逃小臣千慮之微然廣西去朝廷五千里臣置司處去廣西不過數百里所得探報爲甚詳傳聞爲甚審臣久辱陛下教養又膺陛下委寄憂國之心不能自己臣有管見十事備列于後

一李接竊發已來所至州縣不專殺戮往往開發倉廩振施貧乏招納亡命僞補官資愚民翕然從之臣恐有無賴士人爲之謀主蓋賊眾雖多亦不足慮使一稍有智慮者教以計策卒未可圖臣愚欲望朝廷行下給榜招募本處下第舉人負罪官吏及流落無聊之人有能身入賊營誘殺首領或設計誤賊陷于敗亡者優加旌賞或但獻策可采者亦量給錢米以羈縻之庶幾賊黨疑貳不肯招納無賴之人人亦不爲賊用

一臣近據探報廣西招到脅從之人例皆文手遣之此曹室廬焚蕩田業荒蕪妻子離散已無所歸勢必再入賊黨後所禽獲卽係前日文手之人不得不誅臣恐自此難以招降臣愚欲望朝廷行

下凡招到人擇其強壯者刺充將兵月給糧食弱者支常平錢米權贍養之候事平日或分隸諸軍或放歸田里庶幾招降之人不至再入賊黨

一臣竊見廣西宜邕等處連接諸蠻高化等州瀕近海道深恐賊勢窮蹙必爲遁計若竄諸蠻則誘引爲寇若入海道則無所不通卒難收捕害未有涯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廣西把截要路及謹備海道不得艤泊舟船無使走透賊徒致貽後患

一臣竊謂自古盜賊之起皆緣守令貪殘巡尉怯懦民已困而不加恤盜將作而不知禁馴致猖獗若守令得人巡尉盡職則民自樂生盜亦知畏然則澄汰守令與巡尉者監司帥臣之責也比年士風習爲寬大不肯按吏閒有劾奏聞見必駭怨謗並興甚則以爲生事邀功人情避怨遠嫌遂至失職雖陛下督責切至終恐不能仰體聖懷不過指摘一二小吏塞責而已臣愚欲望朝廷遴選朝臣或只于各路監司中差強幹廉明者巡行州縣徧察守令巡

尉貪殘者奏劾之庸謬者斥逐之老病者與之獄禍怯懦者易以他任使州縣之閒近民之官稍稍澄肅則期月之閒民悉受賜臣伏見慶曆中從歐陽修之請分遣朝臣按察官吏本朝自有故事可舉而行

一臣聞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先哲王無不好生而惡殺乃不可不殺者聖人亦豈爲是姑息也況盜以害人爲事不殺之則人被其害矣祖宗舊法強盜持仗五貫者死今州縣勘鞫務爲姑息多出其罪以圖陰報或有爲之囊橐密行賄賂以求末減凡所供款先申不曾殺人放火姦污等事獄成又以情輕或刑名疑慮奏裁遂得免死不過流配行不數驛破枷去械奔竄他所又復爲盜數十爲羣所在剽略若有大略則相率從之此皆累犯劇賊非若愚戇村民百人之中有此數人則難禽制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諸州應犯強盜罪至死者並依見行條法處斷不得以情輕或疑慮奏裁庶幾盜卽漸衰息

一爲首作過惟李接一人陳子明等皆是後來相應李接之罪滔天萬無招降之理其他首領能殺李接以眾降者赦其罪犯補以官資賜以賞給應係賊黨能殺次首領者亦如之離閒其徒以下原缺

一臣聞廣西賊黨雖多然首惡與同起之人有數其餘無非脅從又況皆是陛下赤子愚戇無知迫于飢寒信其誑誘遂陷賊黨竊慮枉遭殺害有傷和氣臣愚欲望朝廷申諭督捕官司若能全活人命其功尤多不必專事屠戮招降之人全在處之得宜不可已降而殺其出戰軍士運糧人夫或有避事愆期亦宜分首從量輕重處分庶幾仰稱陛下好生之意

一臣竊見祖宗舊法諸賞應減磨勘三年者承直郎以下循一資因軍功捕盜者改次等合入官近歲臣寮奏請若非親獲止許循

資夫縣尉捕盜多是遣人親身擒獲者未必有之故僥倖者十八
九大抵如臣寮所陳然祖宗之時亦非不知酬賞太厚僥倖必多
所以不吝此賞者蓋欲止盜也凡選人改官必待七考五章又無
過犯方能合格若一日閒獲盜七人便得改秩人情慕賞莫不盡
力求盜以覬恩典况兇惡強盜多處極刑亦人心之所甚惡以所
惡易所慕誰不樂爲今薄其賞人心自怠何肯殺人以就循資儻
監司州郡督責不嚴不過坐視而已甚者盜發所臨蔽不以聞小
盜旣多寔成大盜理有必然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應選人捕
盜賞格並依祖宗舊法仍令吏部不得故作阻難庶幾激勸使之
盡力

一臣竊見二廣縣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檢亦有揀汰離軍使臣或
老或病或頑鈍無恥或貪黷無厭大抵此類志在苟得但知減剋
弓兵錢糧誅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詞狀公受賂賄或判申文引縱
容乞覓所謂本職漫不加省遇有盜發怯懦畏避不卽追捕先往

定驗追呼鄰保需索百端責立賞錢使小大保甲與被盜之家均
備椿管盜不可得錢已乾沒往往鄉村有盜鄰保其倍所失償之
不敢聞官正恐徒擾而無益如此盜安得而不熾臣愚欲望朝廷
行下吏部及二廣轉運司注擬捕盜官並先銓量年五十已上或
老病者或恩科出身或揀汰離軍使臣不得差注庶幾無事之時
不甚擾民緩急之際可以倚仗

一恭惟祖宗創立兵制最爲詳密州郡之兵悉名禁軍守土曰知
州軍通判州軍幕職官以諸使爲號曹掾官以參軍爲名凡所以
設官置吏爲軍民而已豈爲是虛名哉名立而實存故階級甚嚴
紀律甚明教閱有法犒賞有格逃亡者有律私役者有刑莫不纖
悉備具閱歲滋久名存實亡州郡之兵有如兒戲祖宗之制徒爲
虛文階級紊亂紀律縱弛教閱廢而不舉犒賞闕而不支逃亡者
自若私役者皆是狃于聞見以爲當然一旦緩急驅使之戰何異
市人故盜賊侵犯州郡無以禦之爲守臣者或棄城以逃或納賂

而免養兵如此國家何賴焉臣愚欲望朝廷戒勅守臣申嚴法令於諸州廂禁軍內遴選強壯勇力之人以充禁軍帥府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及額者增募置營壘以別處之益廩給以優異之而又嚴階級明紀律逃亡者必誅私役者必刑一日二教每旬守臣親閱角其優劣而第其賞罰每歲集于帥府較其臧否而爲守臣兵官之黜陟月具教閱日辰人數申安撫司歲具姓名年貌藝能申樞密院奉行不虔者以違制論庶幾州郡兵備不至單弱禦賊之要莫急于此

定齋集卷一

定齋集卷二

奏議

臧否守臣奏狀

臣前任本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自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南雄州界首交割職事入境以來詢究民間利害與夫守令臧否迄今二年粗知一二伏準今降指揮臣猶恐其閒所聞未實不敢輕信臣于九月內躬親巡歷至肇慶德慶府封州等處訪問士民參酌向來所聞具列于後所有諸州府見任官請給臣卽行下從實開具已未支數目除廣惠潮梅循韶南雄等州肇慶府從來按月支給外德慶府封新英州已據報到積下錢數不等臣亦已將合解本司錢那撥湊數並已支至六月自後措置逐月帶支其餘諸州續據報到依此施行謹具本路守臣臧否下項須至奏聞者本路一十四州除廣州係帥臣英連封新見闕守臣外見任知州府九人

知潮州奉議郎黃定所學不爲空言諳練民情通達世務施之政事皆有可觀而又勞心撫字務欲實惠及民如減丁產錢罷行米稅禁止公人下鄉放免元夕敷錢歲捐公帑二千緡支揭陽弓兵請給撥官田五百斛充郡庠養士廩糧獄無停囚庭無畱訟潮陽瀕海盜賊出沒不常民族被害今春水軍赴教明示賞格訓諭激勵遣統轄黃德準備將林神烈深入海洋擒獲賊首陳聰林益等五十八名斬首四級自是盜賊遠遁海道肅清其人早中高科曾任館職已經朝廷擢用不待監司薦論然循良之政爲一路最臣不敢避嫌隱善不以實聞

知惠州承議郎吳襄性識疏通吏能詳敏亦有愛民之心前任監國府宣城知縣魏玉保奏治狀遂蒙朝廷擢知惠州到官以來究心職事百廢具舉近者樽節公使等錢一萬七千餘貫爲百姓代納上供銀爲永遠之利臣自入境以來詢究本路利害莫不以上供銀爲擾而惠英韶連南雄五州偏重尤爲民害襄乃能節用度

捐公帑以代其輸只此一事已居臧最其他治迹不敢縷陳

右二人臧之最

知肇慶府朝散郎朱自求稟資疏豁用心慈祥接物以誠傾倒無隱臣近巡歷至本府據士民靡沛然等列狀稱本府高要縣舊造甲簿分差戶長催科鄉民被擾自求卽行罷去出榜立限勸誘輸納又撥備宅物充貢院使用輟公庫錢支外縣供給惟恐科擾于民兼點檢本府倉庫簿歷收支分明財賦僅足不求贏餘官兵俸料按月支散但其人舉措稍輕然亦無過

右一人臧之次

知韶州朝散大夫吳彥夔到官年餘郡無廢事財賦不闕去歲柳寇侵擾彥夔保護一方安靜無虞但決事多出胸臆不甚詳審知南恩州奉議郎趙伯邊居官頗謹爲政不苛稍罷無名之歛邦人稱之秋試士子喧闐伯邊捕治一二終場帖然但到官未久治效未著

知南雄州朝奉大夫韋能千所至有廉稱郡事亦理但賦性狷急不能容物以故毀譽不齊

知梅州朝請郎孟鑄素號能吏所至輒辦梅本潮之一邑戶口稀少民訟簡省財賦自足鑄無施設以見其才

知循州朝請郎廖過粗有吏能但用刑太深理財稍急才雖足以集事恐無愷悌愛民之心

右五人趙伯邊孟鑄廖過到官未及書考吳彥夔韋能千為政平平無卓然治行可書亦無顯然過惡可錄未敢輕加臧

否謹摭其實一二奏聞

知德慶府承議郎陳燾所為疏謬郡事不理內不能教子外不能戢吏縱令子弟通衢躍馬出入無度又吏譚穎盜用官錢三千餘貫財賦虧陷用度窘急官兵俸給累月不支傳聞藉藉臣不敢盡信兼無百姓詞訴未敢輕發臣遂親往巡歷采之寮屬與夫士民委有上項疏謬不職事件難以存畱在任欲望朝廷特賜詳酌施

行

右一人否之最

論臧否守令劄子

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竊怪歎二百年閒班固所載循吏六人而止耳孝宣之吏居其五焉何天之降才獨盛于此時也及觀班固贊孝宣曰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後知孝宣馭得其道宜其循吏之多也蓋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為善之名必迹其為善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為惡之名必窮其為惡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為善而賞不踰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人知為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絕其稔惡之路率天下為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孝宣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蓋其由也恭惟陛下勵精為治遠邁漢宣于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澡心滌慮殫智竭力以承休德然未聞有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黃者以臣

觀之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今朝廷欲知守令優劣俾監司第其臧否以聞于朝甚盛典也夫臧者天下之善名也律身以廉莅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之不善名也貪而徇私暴而虐民與夫弛慢不職者皆謂之不善也彼善與不善在天下不啻如黑白冰炭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自而加焉監司既已第其優劣而為臧否朝廷是宜核其名實而為賞罰臧否之令行之十六年矣以臧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為虛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已謂之臧者無所歡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者此也何以起勸慕之心振媮惰之氣乎臣愚欲望陛下每歲申勅監司按所部守令第其臧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察核其臧之實誠如所舉隨其才而用之否之最者委他路監司體究核其否之實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是則君子有所激而勇為善小人有所憚

而不為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為廉平昔之弛惰者變而為勤謹人奮勵以趨事功孝宣之治將復見于今日取進止

臧否守臣奏狀

近準行在尚書吏部符淳熙八年閏三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今後諸路帥臣監司每歲各以所部郡守分為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刻庸繆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詳加考察具名來上內臧否仍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令御史臺彈劾付本司施行今來已係淳熙八年歲終臣照得本路管九州軍內潭州係帥臣外知衛州趙彥恂知道州趙善言已蒙朝廷罷黜新任守臣未到其餘六州軍州官臣謹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全州朝請大夫管鑑淳熙八年十二月到任前官朝奉大夫趙公晰平易近民無毀無譽已遂善罷鑑絲厯州縣頗以才稱全亦小郡易于治辨遲以歲月必有可觀

桂陽軍奉議郎趙侯夫天資粹明飾以儒雅曾知潭州衡山縣邑

人至今稱之淳熙八年六月到任財賦粗足民獠俱安事無過舉人無異論

武岡軍朝奉郎盧遂淳熙八年八月到任本軍介于溪峒之間難以調御前守承議郎鄭汝諧畏愛兼著頗得民獠之心遂循其政跡加之以寬今境內安靜亦遂撫綏之力

右三人近方到官未有治績可紀亦無顯過可錄不敢輕議
臧否

知興國軍曾喚存心忠厚臨事精詳明而不苛寬而有制愛民惻怛出于至誠到官之初適值歲歉穀價騰踴田里艱食喚晨夕疚心勸分廣糶以濟乏絕經畫有方纖悉備具家至戶到人受實惠去夏霖潦居民被浸喚日給錢米擇高燥之地以安集之繼而亢旱人情嗷嗷喚不避隆暑徧走羣望精意祈禱遂獲感通本軍財計素匱喚樽節浮費疏剔弊源上供綱運以時起發官兵請給按月支散不致闕乏本軍簡中團結三百人喚留意教閱部伍整肅

軍器齊備郡政皆有條理其人乃名臣肇之曾孫文學政事皆有
家法永興小壘不足以展盡其才

知撫州陳研稟姿愷悌莅事詳明到官年餘人無異論臨川為劇郡研儒者之政平易近民不事表暴凡有民訟躬自剖決皆得其平不聞橫斂而財計自足不事嚴刑而郡事具舉雖無赫赫之名而民皆安之

右二人皆起書生以儒雅飾吏事頗有循良之譽兼其人修
謹可保無過

知贛州趙彥繩受材膚敏為政精明所至皆有能聲前知撫州治績頗佳以此擢知贛州贛為江西大部戶口繁夥獄訟浩穰彥繩應時剖決庭無留滯本州連接閩廣盜賊出沒之地彥繩靜以鎮之境內安帖

知筠州湯濤其政尚嚴每事整肅郡政修舉境內晏然但臨民乏愷悌之稱接物無和易之象

右二人皆有能稱必無不及之患若求全責備未免疵類
知吉州楊方律已以廉莅事以公用心雖善或失之偏凡所設施
不無少拂人情故毀譽不一

知南安軍趙伯鉞去年七月方到任其人老成練達必無過舉南
安小壘治辦有餘到官未久治行未聞

右二人近方到官假以歲月或有成效

知江州王寅年踰七十筋力弗彊事多廢忘子弟預政吏乘閒作
弊郡事不理

知袁州江自任前知建昌頗有政績今年老抱病治事接客用人
扶掖郡事不無廢弛

右二人實年皆及七十難以治郡欲望朝廷照近降指揮特
令自陳與宮觀差遣

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

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

郡政賴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
名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顯有勞效者臣等職在廉察其
敢蔽而不言竊見通直郎權通判衡州軍州事宗嗣良故觀文殿
學士京城畱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敏明濟以勤
恪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彥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州事衡
為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心決遣滯訟曉夕
不懈蠲除苛斂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首尾半年之間起
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
運兩司委嗣良和糴米二萬餘石未嘗遏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
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緯到任交割訖
緯嘗知南康軍嗣良為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
辦稱緯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
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靜江
縣靈川縣今亦為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強敏足以辦事存心

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以爲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論備盜劄子

臣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郴州宜章縣界首交割本司職事自到任以來凡一路刑獄冤濫禁繫淹延事在目前可以決遣者敢不盡心畢力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惟是事雖未形而慮不可不早者盜賊事也臣聞盜賊之端未有不起于微方其微則易以討捕及其多則難于翦撲今州縣之間所恃以制盜賊者土軍弓手耳所謂土軍弓手往往名存實亡其初招填也未必擇強壯之人其已應募也未必知教閱之事鄉閭之間小小盜竊猶有遷延歲月不盡獲者況于劇賊巨寇嘯聚山谷動以千百計而責土軍弓手以擒滅之效亦已難矣提刑素以督捕盜賊爲職近降指揮今後如有盜賊竊發稍甚去處提刑躬親起發前去措置收捕毋致滋長則督捕之責自此愈重然所督者不過于土軍弓手又不足

恃以破賊以甚重之責而用不足恃之人緩急豈不誤事臣自到本路刷具一路弓手見管二千六百五十人土軍見管二千四百二十九人總其大數不爲不多然散在九郡三十八縣其閒又有連接溪峒去處如有緩急不可盡發兼照本路向來李金陳峒作過當時調發止是比近數縣弓手土軍人數不多又皆烏合未必可用故招募土豪義丁峒丁等人又不能制必待起發鄂州大軍然後擒賊則弓手土軍不足恃以破賊明甚臣竊見廣西提刑徐詡奏請乞撥本路摧鋒軍效用等兵五百人隸提刑司及帥司選差不係將兵只令本將部轄亦隸提刑司督捕朝廷悉從其請併劄付廣東帥司遵守兼訪聞廣東提刑司當李金賴文政陳峒侵犯之時亦循例于諸州差撥禁軍各五十人十四州軍共七百人隨行督捕惟本路提刑司既無舊例差撥禁軍兼前任提刑詹儀之于去年八月內奏請乞將帥司調發到將兵在軍前者權令提刑制其進退亦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謂廣西妖賊蓋不常有廣東

本無盜乃湖南之盜侵擾之唯本路郴之宜章桂陽之臨武兩縣莽山烏峒之間地險而民悍素爲盜之淵藪歲有小歉則百十爲羣出沒剽掠大則千數侵略州縣自建炎以來有李冬至李壽有鄧莊有李鬼七有唐廣六有駱科有曹雄有歐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則有李金有陳峒皆猖獗之甚者本路利害尤非二廣之比臣職思其憂不容隱默必待事至然後有請預計往復之程坐待可否之命勢須兩月豈不有失事機臣今不敢如廣西提刑司撥兵自隸但乞遇有盜賊警急非弓手土軍所能制禦者許令于潭邵全用武岡軍將兵內量行分撥五百人與弓手土軍併力討捕或乞如詹儀之請帥臣未親臨之閒帥司調發將兵許令提刑制其進退如帥臣親出則專聽帥司節制庶幾盜賊易于擒滅不至猖獗重煩朝廷區處臣亦免虛負督捕之責所有廣西提刑徐詡及本路前提刑詹儀之奏劄除已備錄申三省樞密院欲望睿斷特賜詳酌施行

論和戰疏

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媿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漫浪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羣臣朝思夕惟而不置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即旣盟之後自宜息兵偃革講信修睦爲中外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然而金亮之來侵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蹙幸而上天垂祐金亮內亂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若戰可必勝即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度成師以出棄甲而來幸而敵勢自弱師徒亦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和也戰也率漫浪而爲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宮之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豈有今日乎臣竊謂今日之計當以戰爲實務以和爲權宜和非誠和也必

陰爲可戰之備戰不徒戰也宜先爲必勝之資戰固不可速亦不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太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事勢言之欲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得不爲陛下盡言也臣在輩流中最蒙陛下親擢臣感慨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分閩荆南號爲重寄然事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不得有爲于其閒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仰辜陛下使令之意唯是多捐金帛密詢敵情凡能言敵人之虛實中原之向背與夫曩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頗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敵人本一小國併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契丹之人怨之實至骨髓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赤子苦于苛政上下睽離日懷聖化至云朝廷豈不念我輩國家二百年之民禮使之久陷至于此極也凡有此中閒探往往相與隱蔽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出雖前此出師失律干紀無所不至亦未嘗怨朝廷唯候王師再

舉人自爲戰誓滅仇讐言之及此人心可知矣若不因中原愛戴之誠乘機制勝萬一草閒豪傑崛起恐不復爲我有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前所謂以今日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所恃者兵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弱強一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今之所謂將者或拔于行伍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積日累月次第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尺寸之效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協眾論甚者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惟知刻薄軍人聚斂財賄內以供庖傳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久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爲也尺籍伍符虛實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優居其一輿隸胥吏居其一詭名冒籍者無所不有則是朝廷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且至于軍籍剝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計其閒不逞無賴之徒利于所得朝應募而夕逃遁爲主將者無以誰何姑任其去來而已治兵

如此將何所用之他日豈不誤陛下大事臣所謂戰不可速者此也臣願陛下甘言厚禮外視和親選將厲兵內修武備凡自治之道汲汲而爲之惟恐其不速出師之期徐徐而計之不嫌其少緩分遣二三大臣盡護諸將擇久經事任洞達兵機者付之閩外之寄綜覈軍實無使老弱無用之人竄名其閒將帥所擇軍士旣精紀律旣明教閱旣熟度可用而用之更宜密遣閒諜論中原之民以朝廷未嘗一日忘之之意攜貳其心分散其眾使華夏相疑上下相咎許之城邑以堅其志察其好惡以順其心彼勢旣睽我眾可用王師一舉固當所向無前譬之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自解若更如前日閩外之寄輕付之不謀而用之不知事機漫浪之人臣未見其可也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敵人有可勝之機而我未有必勝之理日月難得機會易失惟陛下亟圖之

乞選擇監司奏狀

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句去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當國監司用或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爲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使淳化中遣人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熙寧中置提舉常平其後又有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閒多至五六人使有風節才力者爲之一二人足矣何以多爲如其不然重爲民害凡除一監司概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幣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兵卒參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置土產物者有之歷巡之餽遺宴設吏卒之取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

常費用不貲且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迄今五六年閒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產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于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並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揚清而守令稱職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爲治之要莫先于此取進止

定齋集卷二

定齋集卷三

奏議

乞禁止沿邊作過人劄子

臣聞昔晉羊祜與吳陸抗對境祜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計所侵送絹償之每獵江汭嘗止晉地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于是吳邊人說服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無貪細利且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夫鄰女爭桑吳楚爲之交兵遂破兩邑蓋事有發于至微禍乃成于至大者不可不察也國家雖以盟好爲權宜以攻守爲實務然必待可爲之時可乘之機一舉而成恢復之功自再議和以來垂二十年陛下每戒邊臣無生邊隙務以德信懷之比年以來文禁漸弛法令稍寬沿邊惡少與夫亡命不逞之人十百爲羣深入北界公肆剽略殺其人民奪其牛馬劫其財貨甚至執縛其官吏既爲北軍追襲計窮勢迫又復

南歸縱使移文對境官吏未必窮捕僅有獲者亦不過杖而遣之再歸故鄉別無他業見利必趨乘便必往視爲常產不復肯爲良民積習不已在彼不能無忿在我豈不虧大信而妨遠圖要當有以深懲而痛絕之臣前任京西漕臣日據隨州狀稱鄂州斷訖結集入北界賊人鄭成等回鄉宣言當來地方人不合捕捉必欲復讐又執兵器往來鼓倡欲依舊作過使邊人不能安居臣尋會問鄂州元斷承郡州報內再犯人二名決配十名鄰州編管其餘鄭成等三十三人徒罪決放訖臣檢照紹興十三年指揮捕獲沿邊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每名賞錢一千貫有官人轉兩官犯人依軍法議者恐所獲人數稍多難以累賞已行減半蓋法嚴則人知畏賞重則人樂捕故無犯禁者乾道六年大理正胡仰申請私渡淮至中流或叛亡復還元居之所乞並減二等乾道七年再降指揮私已渡淮能復歸元居之所亦比附叛亡還歸減等當時不曾明言有私渡傳易者有過淮行劫者分別輕重指定刑名是

致州郡將深入北界殺人縱火劫掠財物執縛官吏之人亦引用復還元居之例從徒罪斷放官司既見犯人己該輕典所立賞格亦不支給間里之人明知其然坐視不捕殊不知既在北界作過必爲北軍追襲其勢不得不復歸元居之所自不應用此援例況持仗強盜賊滿五貫不分首從並當奏裁如犯殺人六項卽處以死刑竊盜雖微賊滿四十貫亦配本城今來結集徒黨深入北界兇惡劫盜因追襲而歸所斷之罪猶減于竊盜情重法輕莫此爲甚遂使小人玩法而不畏長惡而不悛不唯有損國體亦恐別生邊釁故北界五州巡檢關會棗陽縣尉唐州同知關會恒忻巡檢究問劫盜之因臣已嘗具申三省樞密院乞將沿邊作過之人送所司根勘得實從條斷遣乞分配荆鄂屯駐軍外欲望睿旨檢會前奏詳酌施行仍乞行下勅令所參照新舊賞格條法立爲中制分明指定使沿邊州郡常切遵守小人知所畏憚邊境得以清肅仰稱陛下兼愛南北之意取進止

乞移運襄陽府椿管米劄子

臣前任京西漕臣竊見襄陽據荆楚之會臨關陝之衝最爲重地
今城壁堅兵甲利士馬眾以守則固然而諸司帑廩無一月之儲
何以能久臣實憂之故每年節省錢一萬五千貫欲爲糴本所積
甚微勢須十數年閒方有成效然亦可見區區憂國之心臣今總
計六路職在轉輸不于此時積粟實邊爲朝廷久遠計臣則有罪
臣近準省劄備坐臣寮申請乞聚糧荆門以爲襄陽之備其意固
善其說難行臣除列具奏聞外臣竊謂今日上策不過屯田以省
餽運屯田之利又當遲以歲月不可且暮取效其次莫若廣漕運
縱未能多辦若得十萬斛亦可爲一年之儲今者見蒙朝廷行下
和糴椿管米四十萬石臣乞于內且撥十萬石前去襄陽軍前令
其椿管所有水腳糜費錢每石約四百文計四萬貫臣不敢申乞
朝廷科降唯是今歲蠲免廣西錢一十二萬四千餘貫係逐年經
常之數次乞睿旨特賜貼科若經常不至急闕臣當稽考姦弊節

省用度廣行措置移運前去萬一有餘亦當收糴米斛湊發蓋一
金以上並係朝廷錢物臣不敢非禮妄用陛下旣不以臣爲不肖
付以六路財計伏望聖慈寬假而責成之展布四體以效涓埃之
報惟陛下裁幸

乞免增糴二十萬石椿管米劄子

臣先準尚書省劄子同奉聖旨令本所糴椿管米三十萬石限歲
終了足臣卽時恭稟指揮就鄂州委官置場及照年例分委官于
產米地頭措置收糴仍嚴切戒約不得科擾于民續據湖北路常
德府澧州江西路贛州吉州申各處早傷最甚湖南路潭州衡州
亦稱災傷乞免和糴臣照得數州正係產米去處遞年每處收糴
不下三五萬石其常德府潭衡澧州客旅興販米斛前來鄂州糴
場中糴在岸常有萬石今年諸處早傷客販絕少近地閒有得熟
去處所產甚微僅足民間食用又緣水涸港汊絕流不通舟楫故
鄂州江岸現到米斛比之常年十無一二□□取辦目前以竊能

名或稍措置臣亦不敢避事臣區區之愚欲望睿慈特賜蠲免前項增糴米二十萬石所有先降指揮和糴三十萬石容臣盡力措置據數收糴如蒙允從不惟小臣獲逃誅責民間不至艱食實被天地再生之賜冒犯天威死有餘罪惟陛下裁赦

論襄陽形勢劄子

臣竊惟襄陽據荆楚之會可以控扼上流捍蔽吳蜀臨秦洛之衝可以長驅中原恢復關陝欲進取則利欲退守則固自古號爲重地故楚王以此臨七雄霸諸侯漢世祖以此破尋邑復天下桓溫自此而入關柳元景自此而克陝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對以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齊師乃盟而還魏孝文以十萬眾圍樊城經月不下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豈非形勝之地以戰則利以守則固自古所重歟宋文帝經營中原首謂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以江州之文武配雍州湘州之租賦給襄陽蓋欲用之必先有以重之也晉永和初朝議欲

以庾爰之代庾翼鎮襄陽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人當之哉蓋欲重之必先得人以爲重也今有其地而不以爲重重其地而不擇其人臣竊惜之蓋朝廷除授既重內地士大夫宦游又欲便鄉遠塞窮邊人所不樂往往付之資淺望輕非所當得之人故帥臣監司多不勝任以至吏部注擬有舉將恩例者必得內地老耄庸繆過犯之人不得已而就焉故州縣官吏多不稱職用人如此恐非所以重邊一旦有警責其趨事赴功仗節死義難矣臣愚欲望陛下遴選本路帥守監司仍詔吏部凡注授沿邊職官縣令兵官巡尉銓量人材以畀能者庶幾形勝之地得人以重緩急賴以爲用所補不細取進止

奏場務虧額狀

臣契勘淮西總領所餉軍十萬比之他所供億最繁全仰建康務

身三
場入納應副支遣稍有不敷卽見闕乏臣到任將逐年收趁數目
比照得每歲合趁額錢一千二百萬貫文省淳熙八年分虧額最
多計虧錢四百五十二萬餘貫是時總領葉宏兩次申奏朝廷借
撥到椿管錢一百七十萬貫助支遣僅免闕誤臣于七月十八日
交割職事二十日到所計十年正月初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合
趁額錢六百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貫三百三十三文卻止
收趁到錢四百三十七萬五百六十四貫一百九十三文比額計
虧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四文其見在錢
數止可給十日支遣況目今已是入秋係自來入納稀少月分若
將來至歲終以一全年計之所虧定不下淳熙八年之數臣已具
奏乞將行在務場優潤客人金會錢數寢罷或建康務場亦乞量
行優潤外臣更竊講求利病多方措置招誘商旅收趁課額如是
支遣粗足不致闕誤亦不敢紊煩朝廷臣私憂過計竊慮區區措
畫未見目前之效而大軍支遣不可一日闕自此向冬河道淺澀

舟楫不利商人入納愈見稀少不免控告朝廷乞師應副若不預
有奏陳深慮臨時難以申訴萬一乏用臣雖誅責不辭然有誤國
事利害非輕伏望睿慈特賜詳酌施行所有三年截日比較增虧
錢數黏連在前

乞依行在場務優潤狀

臣昨于陛辭之日嘗具奏陳以建康屯駐大軍支遣萬數浩瀚別
無朝廷科降錢物全藉務場入納茶鹽等錢應副每歲立定額錢
一千二百萬貫較之行在及鎮江兩務所趁歲額共止及此數其
客人算清茶鹽鈔引自有立定錢糧會子分數獨有行在務場申
明朝廷入納金子每兩優潤錢一貫文會子每貫優潤錢三十文
商賈惟利是趨所以盡赴行在務場算清致使建康入納稀少有
妨支遣乞將行在務場見今入納金會住罷優潤並依已立定錢
糧會子分數三務場一體入納庶無相傾之患又免暗失朝廷錢
物委實兩便未蒙施行臣今到任照得建康務場自今年正月初

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比額已虧下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文臣等行詢究虧額因依止緣行在務場金會優潤數多客人趨利多往算清是致建康務場入納稀少虧損課額臣竊謂國家權貨之入爲養兵之資初無別于內外而商賈之往來聚散相爲乘除錐刀之利眾所必爭而況優饒之多勢必競往故臣前者輒陳愚見乞除罷優潤一體入納至今未有處分竊慮議者以優潤之法行之已久一旦寢罷卻致疑誤商賈于行在務場未便然而此法不革則建康入納之數決然不敷數年以來無歲不虧元額總餉之臣非不知此但商人爲利所誘旣不可禁其往又無以邀其來坐視虧耗日甚一日況目今已是秋月自來入納稀少之際深恐向去愈見虧額妨闕支遣事繫重害臣輒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睿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詳酌施行或未可全然住罷且乞減半優潤庶使客人稍稍較計道路之費肯就建康入納如其不然卽乞容建康務場略做行在體例量行

優潤招致商賈其所優潤之數仍乞朝廷許于係省錢內正項銷豁所貴入納漸敷不致有誤大軍支遣
論屯田劄子

臣聞守城以兵養兵以食有城而無兵與無城同有兵而無食與無兵同三者不可闕一今襄陽椿積米不過三萬石借貸侵移陳腐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備況總領所歲計支米十萬石自湖南諸州移運應副鄂州至襄陽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灘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欠折之患水脚糜費蓋亦不貲臣謂與其仰給于餽運不若取之于土產與其責辦于民力不若官自爲之今荆襄閒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羊祜墾田八百頃卽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修次言屯田之可廣况漢淮之俗淺種薄收殊不勞費一歲之閒用力不過三次春耕夏種秋收而已兵帥得人于此畱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竟卽歸收穫亦然及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將官軍兵

請給甚微得此望外之物云胡不喜將見不待驅迫爭欲服田官兵既已樂爲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之角射藝之精者得往比其反也復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遣之且耕且教兵食俱足積以歲月可省湖南餽運之勞而邊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五百人歲收穀麥幾三萬斛官取其半惜乎未廣也今既鑿水渠渠之左右無非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荆鄂都副統制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條具屯田事宜狀

臣等準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觀察使建康諸軍都統制郭剛劄子奏六月三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筆朕聞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趙充國陳便宜十有二事其說曉然久欲推而行之患無其人闕而不講卿宿將虎臣通于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畝與夫人數器用之屬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奏聞副朕意焉付臣謹已仰體聖訓

恭稟施行竊惟屯田之法因田致穀以便軍食爲利甚博陛下畱神農務明問下及臣雖愚闇敢不罄竭萬一惟是經始之初不無少費旣定之後可與圖成以守則堅以戰則克實爲經久無窮之利臣區區愚見條具奏陳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總領與郭剛同共條具臣等恭稟前項聖旨指揮措置條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等契勘淮西州軍邊面闊遠若干沿淮處一概措置屯田竊慮擾動邊民兼有不通水次去處難以轉輸惟是和州烏江含山歷陽縣無爲軍巢縣廬江縣至東關焦湖一帶地瀕江湖可以通行舟楫昨來措置屯田之時軍旅方息人戶少有歸業亦乏根括到和州三縣及無爲軍巢縣荒田共五百頃及廬州三十六圍開墾自廢罷之後州縣據憑人戶契據識認其閒不無侵耕歲月旣久遂同己業若欲泛行根括竊慮州縣因而擾民今相度欲乞從朝廷劄下淮西帥漕司先次行下諸縣見人戶請佃舊管屯田數

目然後于湘江臨湖一帶近裏州縣根括可以開耕無主荒田開具坐落地段四至田畝數目供申朝廷候到降下以憑標撥措置開耕仍令逐司嚴切約束州縣不得因而擾民

一今來勸開荒閒田土全藉工力不比熟田用工省易須令人有餘力方可使之競勸臣等今相度欲每田一頃令四人分耕每人二十五畝每六人爲一甲于內差甲頭一名十甲爲一保計六十八人差使臣一員管押今且以五百頃爲率共合用二千三十三人每一千人差將官一員部轄措置將司白直等一十五人共用二千六十五人照得自乾道六年以後不曾差撥官兵前去沿淮出戍今所來差屯田官兵欲且于和州防城一千人內分撥前去候淮西帥漕司根括田段見得多少或有不足人數卽從都統制司照數貼差亦作防城名目將來田土成熟耕墾省力有可減人數從宜施行

一合用耕牛農具塞屋種糧之屬若令淮西漕司應辦不免行下

州縣科擾百姓若令軍中自行辦集又緣建康都統制司自廢罷回易之後止有逐月撥到酒息錢按月支給諸軍統制統領將佐供給又有打造戰船教閱犒賞百色支用別無寬贖竊見淮西漕司所管錢物浩瀚欲乞朝廷指揮于淮西漕司見管錢內先撥十萬貫支付建康都統制司拘收據合用耕牛農具塞屋物料種子並依郭剛已奏請之數先且減半收買製造使用淮西漕司除根括田段之外其餘事件並無干預旣免擾民事亦易集

一今來開墾之初所收子利未廣兼起荒勞苦合行優潤臣等今相度欲將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種子外盡行給與力耕官兵第二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餘八分給與力耕官兵第三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爲率官收三分其餘七分給與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種子外以十分爲率官收四分其餘六分給與力耕官兵已後年分並止以四六分收給庶幾官兵樂于勸耕不致廢惰

定集三
一部轄將官使臣若干人白直等人往來管幹亦合量行支犒緣官中所收不多臣等今相度欲于力耕官兵所得分數內酌量取撥從都統制司照等第徑行均給候支散畢具數供申朝廷照會一今來淮西漕司先撥到錢數及將來收成官中合拘收物斛臣等相度欲委都統制司收支候年終造帳開具奏聞一如有條具未盡事件續具奏聞

論屯田利害狀

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荆襄之間沃野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戍兵全仰縣官請給微薄餽運艱險誠宜因其所利耕墾可實邊儲亦因以寓教閱之法今春召還管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稱善近者伏準尚書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事宜臣竊揣聖意豈非采嚮者愚慮之一得不但可行于荆襄欲廣其策于被邊之地乎況臣所領職實兼措置屯田固當竭智殫慮以裨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有愚見不敢隱默臣伏

見漢淮事體大概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彌望皆黃茅白葦既疏水渠漑田數千頃無民田閒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眾雖有荒閒之田不免與民田接軫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田散處廬舍隔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可佃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得良田故其爲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爲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爲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爲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饁者相望于道營寨不遠可以便休故于事爲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絕江而北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

主師而後行遙度于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合事宜其于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旬日營寨相遠必家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修好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畱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爲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于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起釁隙要當以漸于近襄州郡爲之此事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荆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決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眾開屯田于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閒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自來歲措置開墾規模既成以漸增廣今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括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惡煩擾者凡州縣之閒興一役辦一事

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于百姓官吏並緣爲姦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糜費減剋所餘無幾往往白著今也買耕牛造農具蓋寨屋一切委之漕司漕司斲費勢必科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爲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旣安地理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闇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薦諸軍統制官狀

臣六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佐校可爲將帥者臣頃任京西漕臣前任淮西總領任上件差遣每因職事與諸軍統制統領相見察其人物叩其意論或因集射以觀其藝能又詢其律已治軍之詳頗得一二久欲具錄奏聞反覆思維不敢越職犯分仰干天誅今旣遵奉聖旨輒舉

所知以應明詔謹察得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武經大夫李
思孝蚤服戎行備諳軍務老成詳練處事和平治軍嚴而不苛爲
人通而有守向者稽于眾論郭剛每稱其人可任將帥嘗與臣言
欲舉爲代難以自陳臣亦不敢越職論薦侍衛馬軍後軍統制敦
武郎吉肇生長軍中自行伍閒積日累勞以至偏裨習知軍戎之
情甚得士卒之譽爲人精明處事不苟使之管軍必能簡練訓齊
以稱厥職

論守邊劄子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聖謨神略掃除僭亂平定四方北徼西蕃不
敢犯塞雖非後世所能管窺蠡測然而制置邊事最爲得宜駕馭
諸將最爲得體載在方策班班可考其大要則遴選名將猛士以
守二邊假以事權優以帑廩久其任責其效當是時郭進控西山
何繼筠領棣州前後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董遵誨屯通
遠十四年賀守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王彥昇

在原州皆十餘年不易其任一郡筦樞之利悉以與之又縱其回
圖貿易以佐軍費許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得從便宜
只帶沿邊巡檢之名不立行營部署之號有邊功者厚加錫賚位
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帑有餘
財得以養死力使爲閒謀二敵動息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
擊所向皆捷二十年中邊塞肅清兵力強盛武功蓋世近古未有
伏自國家罷兵講和以來緣邊守臣非書生文法吏則右選子弟
不二年而一易之國家閒暇之時使之撫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
所長責以禦侮折衝安邊固圍則不勝任矣往往來者僥倖無事
以苟延歲月寇至則倉皇奔竄以逃一旦之命閒有思義之士不
過一死而已于國家何補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藝祖皇帝故事
行下總領都統制司薦曉文墨識義理可以親民統制統領分守
本地界極邊州郡賜對便殿察其能否然後除受諭以久任無苟
且一時之計使量帶本軍人馬隨行仍許招募勇敢以益軍伍經

理財賦以備犒勞又擇通判爲之佐少寬文禁厚給廩祿無事之時責之儲芻粟繕甲兵修城壁明斥埃以爲有事之備出則擊寇入則自保緩急之際不待調發而兵四集可以互相應援以戰以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裁幸

定齋集卷三

定齋集卷四
奏議
乞宮觀劄子

臣竊謂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不當遺餘力亦不當有隱情臣雖至愚粗知事君之義故受任不敢辭難居官不敢避怨責事不敢苟且奏事不敢欺隱惟有樸忠以事陛下伏念臣自戊戌之秋蒙恩臨遣首尾七年六更使指踰嶺浮湘涉湖沂漢溼蒸熱燥雪虐風饗在臣職分當然惟是垂白母不勝疲憊去歲方幸東歸董餉淮西去家稍便未幾遽有易地之命臣亦不敢以親爲解卽日西上到官兩月同產只有一弟不意喪亡臣母觸緒感傷痛悼無已念歸真切日夕爲言兼臣母自經災患頓覺衰忤起居飲食未能如常人子之心不遑安處迫不得已敢以情實控告君父如蒙睿慈改畀祠祿以便私養臣母子俱受天地再生之賜誓當糜捐圖報萬一臣除已具申尚書省乞爲敷奏施行外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乞修江陵府城劄子

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于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遺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獵會于吳及周瑜鎮江陵于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爲襟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略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襟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襟喉何恃扼其襟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

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北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閒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頽圯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人敗盟金亮恃強視長江猶襟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萇以十萬眾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于荆襄荆襄遠于兩淮輦運難于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今既不利于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二事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略修則無益守禦移東實西哀多益寡在陛下一頤指之頃耳惟江陵之城大修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

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于國有補于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嘗計之竹木取于山塲灰取于陶工役取于軍費可省半不過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成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塲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巋然相望足以壯下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圖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

下幸甚無任惓惓憂國之至取進止

論唐鄧開道劄子

臣恭惟陛下視同仁兼愛南北外修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內固吾圉以爲不虞之備故禦守之策尤關聖慮且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備仰見聖謨雄略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爲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爲襄陽計蓋欲以捍荆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兵樊城以爲阻漢水以爲限自可奠枕其餘自唐至郢自鄧至荆皆有間道相去不過五六十里騎兵急馳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惟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牽制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只于棗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荆鄂都統司徐議修築荆郢城壁以漸爲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敵人窺伺之患陛

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京西安撫
荆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勘明聞奏

乞平糴劄子

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患也是古有平糴之法李愔行之于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于唐皆因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損其價而糴亦古今良法也粵自去歲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錢今浙西雨暘時若高下之田皆有豐登之望新穀既升其直愈賤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古者穀賤傷農今者農末俱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輸租償債今也負擔適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一歲所入不足以前之急何暇爲後日計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凍餓也米價既賤錢帛並重人所艱得何敢輕費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蕭條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間錢既艱得冬租糜費夏稅物帛無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勞擾倍于常年此皆穀賤之患也夫

欲利農民不若行平糴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戶部委官于蘇常湖秀四州踏逐空閒寺宇置場收糴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吏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他費利之所在不憚遠近自當連檣而至所糴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卻截畱綱運于沿江州軍樁管以爲邊備不唯民力裕邊備足他日萬一有歉歲損價而糴亦可以濟飢民裨國用也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臣聞爲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于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余尹歐蔡比肩于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光馬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輩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材獨萃于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

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受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于用也今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夤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事懵然不曉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憤憤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義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爲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爲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爲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爲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簿書獄

訟目爲鄙事不屑爲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屬袂于下不爲無人陛下當饋每有才難之歎蓋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祠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軀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職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閒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取進止

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劄子

臣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繩小大相維如臂之使指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比

年以來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相牾新故相仍州縣疲于應酬不無違滯于是委官差人相望絡繹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箠吏胥州縣奉承惟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餉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唯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摘隱微造作言語還司之後公肆詆誣譖愬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屬文移託追索之名爲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脅同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去州縣之擾莫甚于斯臣愚欲望睿旨嚴飭有司凡省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鐫秩諸司有追索于屬郡屬郡有追索于屬縣亦如之輒委官差人侵擾部內者必寘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體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取進止

乞優容言者疏

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仗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于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升仁宗皇帝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于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修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悟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搢紳之士莫不爲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育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

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所激不得不然舍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于世于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爲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己以求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全顯名臣獲實利而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于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論擾民四事劄子

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

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敝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惟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況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州縣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爲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況程限督促急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纍繫捶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荒歲也要當官自爲場視時值之高下而少增之痛戢吏胥侵漁之姦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值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于是並緣爲姦次第而敷之民中人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爲卒歲之費乃盡取之貧者剔屋償債轉糴以輸不酬其值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

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爲己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曷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他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己業卽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阻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畱滯數月妨廢農務而又置軍裝造兵器房賃扉屨之貲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玩愒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爲用無補于事徒傷於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際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沛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誅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音以愛養斯民爲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值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

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旣固陛下
一意外攘庶幾無內顧之慮
乞戒諭守令恤民劄子

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恤民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務恤富家大室猶欲安全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于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吝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旣失于理財能者又急于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敝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爲能更相傳授恬不爲怪富家大室一麗于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纍搜摘隱微強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于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爲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爲名侵擾下戶常賦旣足猶以爲逋一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斗升尺寸

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於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沮格詔書催理已蠲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忍聞夫聚財斂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況飾廚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元元乃反爲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斂爲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陞辭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爲先仍詔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違戾許之越訴重寘憲典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矣

論用人不當疏

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眾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眾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于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谷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眾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眾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拂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於眾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之盛德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乎其任己而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德冠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

定集四
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不可用也強拂人心而爲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于立事用人之際博采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卽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爲耳

定齋集卷四

定齋集卷五

奏議

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

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爲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欲寬民力先擇守令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游蒙朝廷任使六持使節再總軍儲足迹所歷幾徧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趣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蓋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卹縣道縣道不卹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爲常情不爲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絃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詳言其故且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于

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腳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于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椿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爲保正者科買土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若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期限則有罰醋錢以至修造公廨巡捕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家無不剔屋破產以充役爲稅長者逃絕稅則令代納坍江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他鄉不能追達者又令代納納在已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爲理還故單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差州官縣差縣尉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纍繫動輒數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于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爲守令者但知以催

科爲急無復有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耳恭惟陛下嗣守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不以愛民爲心真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他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旣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爲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旣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取進止

繳進貞觀諫錄劄子

臣聞人臣之進言有一言之而屢告其君者有撫古人之言復以告其君者司馬光言人君修身之要曰仁曰明日武治國之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云嘗以獻仁宗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所學所得盡于此矣蘇軾進陸贄奏議云竊謂人臣之納言正猶醫者之用藥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閒不必皆從于己出蓋天下有至言萬世不可易初無古今新舊之閒在人君力行之耳淳熙改元臣蒙恩假守漢東陛辭之日恭進貞觀諫錄二卷面奉至尊壽皇聖帝玉音謂當置之座隅永爲規鑒臣不勝榮懼臣屏居田里因取書深惟其義輒以管見臆說附于每事之後事以類從義以槩舉合六十篇伏念臣學識膚淺詞語蕪類何足以仰希前哲然惓惓愛君之誠其心一也謹用繕寫進呈伏望聖慈置諸左右朝夕省覽庶幾少助聖學之萬一取進止乞以壽皇聖帝爲法劄子

臣聞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皆曰允執厥中書贊舜曰重華協于帝贊禹亦曰祗承于帝堯舜之所傳舜禹之所承莫非一道故堯舜爲五帝之盛帝大禹爲三王之顯王後聖有作不可企及恭惟高宗皇帝茂建中興勤勞三紀親以天下授之壽皇聖帝壽皇嗣守丕基勵精二十有七年親以天下傳之陛下陛下父子相繼揖遜相承又非堯舜禹所能比擬亙古未有可謂盛矣三聖授受之際心傳之妙愚臣不可得而聞竊讀隆興詔書有曰凡今日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乃知壽皇動以高宗爲法然則壽皇之治又陛下之所當取法也壽皇誠心愛民出于懇惻凡有水旱尤軫聖懷如捄焚拯溺惟恐或後不吝倉廩府庫以振濟之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此壽皇之仁也壽皇奉北宮孝敬曲盡朝以五日歲時躬率百僚親奉玉卮上獻萬壽以侈大慶自奉甚薄極天下以爲養猶懼不至此壽皇之孝也壽皇勵精爲治每日視朝未嘗暫廢親覽章牘朝奏夕報不時宣召儒臣講論經理詢訪治道此壽皇之勤也壽皇以儉約先天下在位日久宮室苑囿無所增

益飲膳服御悉從裁損知天下之賦租乃生民之膏血未嘗妄費
濫予此壽皇之儉也壽皇遴選將帥分任邊閩講明軍政簡練師
徒蜀道地最重去朝廷最遠尤切西顧曩常關帥亟命大臣鎮撫
之責以近期星馳而往所以修武備重邊寄者如此壽皇待遇臣
鄰黜陟有序進退有禮縱有顯惡必待人言浡至然後譴斥與眾
共之示天下以至公所以勸臣下勵風節者如此壽皇獎借言者
導之使諫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壽皇不憚舍己而從之
所以廣言路振紀綱者如此壽皇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有除授
未合公論繳駁無不聽從所以吝爵賞抑僥倖者如此壽皇聖政
載之簡牘播之天下不可具舉此數者其大要也臣願陛下深念
壽皇付託之重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一以壽皇爲法則三聖之
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于舜禹有光矣實惟宗社無疆
之休天下幸甚

論治道劄子

臣竊見後唐明宗時康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略曰爲國家者有
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
摧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藏匿深
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
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修謂澄之言非止中一
時之病凡爲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深可畏者固所當畏不
足懼者豈真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恤人言
又烏爲至論已而細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惟恐政事之不修
不患天人之不相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于治
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越裳獻雉無補于亂而況祁寒暑雨小人
盜免於怨咨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儉人則
賢士藏匿而朝廷空崇尚末作則四民遷業而農務廢容說者進
則上下相徇而治道乖僥倖者多則廉恥道消而風俗壞偏聽左
右則毀譽亂真而賞罰僭差疏斥忠良則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

有一於此皆足以召亂宜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後
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闇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裨聖德
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言竊有所取敢爲陛下獻臣願
陛下清燕之閒深思默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
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不勝拳拳之誠取進止
乞以兵法賜諸將劄子

臣聞有大將有裨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敵來敢前攻壘敢先裨
將也戰必勝攻必取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大將也蓋裨將以
勇力爲先大將以智謀爲主世之論將者必勇力不知勇力者裨
將之所長爲大將役者也今之所謂大將拔于行伍之中加諸士
卒之上其才智碌碌無以異於偏裨蓋有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
政者一旦邊鄙有急以數萬之眾付一庸人悍夫之手不知奇正
之術攻守之策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而進怯
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誤大事其不敗者蓋天幸也夫孫吳

之書奇權要機密謀祕計出入神鬼自古用兵者舉以爲師雖臨
機應變出奇制勝存乎其人然未有不祖其遺法者也凡今之將
問之以孫吳則不知爲何人叩之以孫吳之書則不知爲何書如
此者十人而九夫用兵危道也智往神來一日萬變差之毫釐失
之千里而吾欲專以勇力勝之勇有時而怯力有時而殫自非用
無窮之智何以應無窮之變乎此孫吳之書不可廢也雖按譜而
弈非善弈據方而醫非神醫然亦未聞舍譜而學弈棄方而學醫
者是則學用兵者非兵法何以哉孫吳遠矣時君世主有志於四
裔者莫不拊髀而思恨不與之同時今其餘智故論載之方冊者
尚有可用也冠帶之儒慷慨談兵纒纒可聽然不習行陣未必能
將介冑之士勇力絕人糾糾可喜然不法兵法未必能勝是孫吳
之書終不見於世或者又曰霍去病不學古兵法顧方略如何夫
去病用兵與孫吳合者多矣豈真不學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
激武帝耳後之爲將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孫

吳之法紙上空言不足觀也然則儒者必曰我能正心修身詩書禮樂可束之高閣也詩書禮樂正心修身之具自非聖人未有不學而得者也況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一國之存亡係焉可不重哉不教而戰聖人以為棄民不學而將其害將如何臣愚欲望聖慈命武官學兵法者直解七書不必過為文言使人人可曉仍取古者名將用兵出師馭眾行己大略著為一書徧賜諸將他日或因奏對或至廟堂設問以觀其言議論可采則旌異之如此則人知兵法之可學名將之可師心志益明識慮益精馭眾當有法行己當有方自然名將輩出而國勢無敵矣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論苟且之弊劄子

臣竊見漢宣帝為西漢中興之主侔德商周求其所以致治之迹不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苟且之意而已考其成效至於威伸邊陲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其盛哉恭惟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如禹之勤儉如湯之勇智又有文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兼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君孝宣之雜霸不足陳于前然今日之治未底孝宣之盛者臣竊惑之豈賞罰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核耶樞機未盡周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上下未免有苟且之意也凡今之任者無非苟且內而百執事志在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介意循常守故因陋就簡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為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守令志在利祿惟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遂至于職業能者不過趨辦目前規求近效以逭責免戾而已何暇為國家經久之計又況任之不久責之不專人知其任之不久也唯脫去是期幸其責之不專也唯退避是務閒有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即以罪罷矣烏能取效于旬月之閒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縱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至如主計之臣掌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似不可以屢遷數易使之尸素而逃責也要當以三年為任凡朝廷所欲為者屯田牧馬修城壁備

器械課農桑興水利之類除授之初臨遣而面命之責成效于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爵奪俸有功則贈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核實之不愆于素則進用之因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竄之可也如此任之既久責之既專既不容苟且偷安以幸免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間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天下爲憂樂天下以人主爲休戚天下無事則人主享其樂人主萬壽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邊鄙無虞賊盜不作亦可謂寧謐矣無強臣擅權無姦邪亂政朝廷亦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惴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閒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爲萬乘之樂此中外休戚之關也宰執之敷陳侍從之獻納給舍之封駁臺諫

之論列不無煩瀆聖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己以臣觀之今日之事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頤指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談笑之間畢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頌陛下之德以釋天下之疑以召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其臻康泰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優游無爲享天下之樂天下賴陛下一人之慶豈不遑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選用宗室劄子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士大者制禮作樂躋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卻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略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爲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爲長久豈非得周家強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

聚之京師其惇敘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閒外而爲監司守臣內而爲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于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由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溢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子弟去宮掖而親州縣之勞舍膏粱而爲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閒種學積文砥節礪行者不

爲無人然而人情易忘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不惟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革不若設爲兩科而並行之凡與庶姓混考者許其自陳試賦于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于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師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有華國之文則使歷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眞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乞皇帝過宮劄子

臣聞孝者百行冠冕孝行一虧他美莫贖夫孝出于人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誠所格天爲之降甘露地爲之產芝草人君爲之旌表門閭里巷相傳咨

嗟歎息以爲美事儻不順于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論之所不齒幾無所容于覆載之間蓋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產猶且飲食不忘寡人之子父母無一金之遺亦思此身之所從來身體髮膚皆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乎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人主一嘖一笑九州四海之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分禍福之應有不期然而然者又況德莫大于孝罪莫大于不孝其所感召疾于影響吁可不畏哉去歲災異屢見人情詢詢朝不謀夕陛下枉法駕親朝北宮而天意頓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觀復還自春以來不躬定省又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旱勢已成若至芒種雨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惶口語籍籍咸謂陛下孝行有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事親如事天如事親未有

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旣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倉皇倣擾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于天位付與之大莫大于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爲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憾幡然而改趣駕過宮二聖重歡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必獲自天之祐以之事人必得百姓之歡上以弭災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下一頤指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于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爲陛下計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裁幸

論時事劄子

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遠邈而休咎之徵如符節之合君民之分雖若隔絕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高而卑民至愚而神人君一頓一笑一言一話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爲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爲迅雷激電一政令之美則民在春風和氣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立烈燄層冰之上下相應脈絡相貫有不期然而然者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其可忽諸粵自今夏以來災異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黑子貫日赤氛互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則都邑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輿訛造訕公肆謗讟幸災樂禍倡言變亂無所忌憚人情詢詢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月十有五車駕過宮親講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快天意頓回和氣致祥瑞雪時降徧及淮浙罔不沾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冊寶禮成流傳四方舉同慶林化悍戾爲柔順變愁歎爲歡謠氣象霍然盡還舊觀天下耄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

而安反災爲祥在陛下一頓指一舉足之易誰謂天道之不可感乎臣濫將王命迓客淮壻得之見聞歸美報上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收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長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過二百五六十錢錢會流通民旅安便盜賊不興邊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爲兩宮交權朝野多娛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愚衷竊謂陛下旣鑒往事之明驗必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幸爲可常無以愚民爲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型于有眾深究保邦之術消變亂于未萌戒諭執政大臣條舉天下滯務重地之闕帥者以時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聽任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名節朝廷旣正天下自化遠人自賓中外廓然無事兩宮萬壽備天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夸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豈不美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定齋集卷五

定齋集卷六

奏議

論謹始八事疏

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爲人臣者亦必以謹始之說告于其君蓋國家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于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元年何君之始也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爲先蓋人君體元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物之所爭睹四海之所具瞻一命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說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向風從化不令而行無爲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不信也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傾耳屬目以觀德化而俟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

于謹始之道尤加聖慮伏觀求言之詔既詢訪于舊弼又咨諏于近臣既俾中外之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當急天下之臣莫不披肝膽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懇惻之意況臣世受國恩身為宰士若隱情惜己不為陛下極言臣則有罪臣謹采掇自古人君謹始之道人臣謹始之說概舉八事為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辨邪正三曰廣聖學四曰來直言五曰戒遊逸六曰崇節儉七曰恤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事解釋援古為證不敢飾為浮詞以瀆聖德伏望陛下清閒之燕垂情留神特賜省覽或于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右

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于書也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于論語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帝即位之初親策多士董仲舒告以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係于人君之一心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閒其應如響惟君人者當宅心于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一心既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搖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為則動可為法舉而措之則朝廷萬事無不歸于正四方遠邇無不一于正天下不足乎已

辨邪正

臣聞舜初即位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以為有大功至禹皋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為先皋陶兼陳九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真偽而信任之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蓋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久矣讒諂面諛似忠乘機投合似智脅肩諂笑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

廷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精鑒詳察審其賢者聽任而勿貳知其不肖者廢斥之而勿疑內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豈有不治乎

廣聖學

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說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臣之告其君必以學爲先蓋人君不可不學學也者學治天下王者之事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唐太宗貞觀之初引十八學士于禁中論古今成敗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于

廷臣中遴選忠信端良博雅多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資格更番遞直退朝之暇引之便坐講求經術咨詢治道因訪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溫顏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益聖政日新雖身居九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傳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稹上書於憲宗初元謂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競爲忠讜苟拒而罪之則卷懷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以告之蓋古者史爲書瞽誦詩百工獻藝庶人諗于道商旅議于市人得以盡其言況以諫爲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卽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未聞未嘗賞一敢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臣此天下識者所以竊窺初政而重爲之惜也臣願陛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狂妄者優容之懷奸罔上朋邪害正者黜

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下情畢通而無壅蔽之患矣

戒遊逸

臣聞成王卽政周公恐其逸豫作書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日茲四君所以享國久長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逸一篇反覆數百言始終以逸豫爲戒故古人以晏安爲鳩毒以無逸爲元龜仁宗皇帝建邇英閣書無逸于屏閒朝夕觀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者非欲焦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說乘閒而入耽樂之事有時而爲流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者要當清心寡慾克己復禮終始惟一毋荒毋淫如此則壽齊堯

舜享國百年豈不遒歟

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懋乃德嘉乃丕顯不過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舜之所以傳禹禹之所以繼舜者莫不以儉爲先故唐立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于廷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爲之金器不已必以玉爲之古之人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及矣蓋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血其爲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費民財必當重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典刑之義以敕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又命皋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
不犯於有司恤刑之道于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減笞法定箠令
唐太宗貞觀之初觀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人
命爲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恭惟祖宗二百
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漸被四表誅戮之刑內不施于骨肉外
不失于士大夫麗于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于其間故
卜年卜世與周匹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
于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
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深結人心而爲萬世無窮之福天下
幸甚

重名器

臣聞商高宗卽位傳說進于王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
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
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敝袴不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

且曰明主愛一頓一笑袴豈特頓笑哉唐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嘗
具緋紫衣數襲以備常數或半歲不用其一夫敝袴微物也章服
虛文也二君吝惜如此蓋物以寓意文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
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苟其人人而與之則不足以爲重矣而況
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鈍無功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
則賢者退予奪廢置可不謹諸爲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爲公凡高
爵厚祿擇天下之賢而有功者共之惟其人勿以疏遠而廢非其
人勿以親暱而用威權不可移于下名器不可假于人如此則上
無濫賞下無辜人而天下烏有不洽哉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爲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欲爲
之心陛下之所未爲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下欲爲之漸此皆初
政之急務若夫示好惡公毀譽以作人才尙名節黜貪鄙以厚風
俗薄賦斂戒培克以寬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肅軍政所當講求
次第而施行者不敢躐等以進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取進止

乞發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二事劄子

臣聞事有見于載籍者不若傳聞之詳得于傳聞者不若親見之
審祖宗之政布在國史班班可考然未若孝宗之治陛下之所親
見孝宗聖政天下能誦之難以悉舉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皆可
爲萬世子孫家法陛下嗣守丕基遵奉成憲罔敢墜失孝宗所以
貽厥孫謀陛下所以繩其祖武者可謂兩得之矣太上皇帝在位
未久率循舊章然高世之舉有二自古盛德之主鮮能及之太上
馭下以嚴未嘗假以詞色凡有小過必加譴逐人人重足而立不
敢撓法干政紀綱整肅中外清明此太上之義德也太上聖度包
荒容受直諫雖犯顏逆旨自敵已以下不能堪者太上怡然受之
不以爲忤未嘗罪一言者此太上之容德也二者可爲法于萬世
抑又陛下之所親見願陛下動法孝宗至于太上皇帝馭下納諫
之美尤當守而勿失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之罔極

于祖宗有光矣實爲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論邪正劄子

臣聞知人者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夫君子小人如白黑如薰蕕天下皆知之初不待辨也但人君不
知之耳蓋讒諂面諛者似乎忠乘機迎合者似乎智脅肩諂笑者
似乎恭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爲讒汲引善類者
或以爲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爲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爲矯人君智
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淆而莫辨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
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
邪而陛下不覺此杞所以爲姦邪甚矣德宗之闇也信任一盧杞
至于禍敗而不悟誠可爲萬世人主之戒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
端士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廁
于其閒此皆壽皇涵養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比來國家多事
若非大臣極力扶持眾賢相與協贊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陛下

既得羣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體圖立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糅忠佞並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于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尙何言哉恭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國家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原實係于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愚忠所拳拳而不能自己也惟陛下裁幸
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臣猥以疏庸承乏京邑適值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改是憂所賴寮佐同心協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乞將趨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勵其餘得旨依奏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裕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每有滯法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于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與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趨辦臣賴其裨贊爲多考其治行實爲一府僚屬之

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例當得郡而乃俯就倅貳之職其廉于進取可知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言甘坐謬舉之罰

論治道

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清靜理之而況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無事則事自定苟其不然徒爲膠膠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宮室之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煩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振濟之此又大不得已者今太倉之粟左帑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鏹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于此時自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洊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爲今日之計要當于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

共州縣先于撫摩邊鄙貴于寧輯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
民用稍蘇然後興滯補弊建利除害亦未爲晚此國家根本之計
惟陛下畱神幸甚

論聖孝劄子

臣聞人主之孝莫大于安社稷非若眾人之孝區區致養而已蓋
人主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患無以養能使親安于至養乃爲孝
之大者昔唐之太宗明皇埽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于
父高祖睿宗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亙古莫及故爲三宗之冠近者
太上皇帝聖體違豫有虧典禮人情詢詢社稷幾殆陛下上迫太
皇之命下徇臣民之情光履帝位君臨萬邦詔令一頒中外忻戴
軍民帖然頓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社再安慈闈萬年永享天下
之養陛下之孝如何當是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逡巡而不發
陛下退此而不敢當禍變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宮得以安乎陛
下得以高枕而臥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宮過于唐三

宗遠矣陛下天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奉親深軫聖念
陛下既能盡其大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爲也臣竊謂外庭之禮
五日之朝不可廢闕萬一聖父尙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顏然陛
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
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下不可不至給待之人不可不擇護
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父子之間不生疑閒曲盡孝道終始如一
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上天祐之下民
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祚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振濟劄子

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夕大雨本府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
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酷富陽於潛錢塘次之餘波及于鹽官仁
和小則淹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甚則喪失軀命且以六縣言之
溺死者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旬日之後水勢方退禾稻淹沒根
株腐爛秋成旣已失望飢民無所得食雖蒙聖慈特遣使者捐金

發廩徧行振濟恩澤至渥然但可紓目前之急耳將此去夏熟尚有七月若人人而給則廩粟有限飢民無窮臣竊計五萬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日給半升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爲期約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縣費粟已四十萬石今歲淮浙諸郡悉以旱告朝廷恐難徧給臣區區管見不若行振糴之法計口給粒減價與之庶幾所費不多所利甚博可以接續不至中輟反誤飢民臣伏見朝廷椿管米見在一百七十萬石每歲收糴正欲爲水旱凶荒之備其閒亦有積年陳粟自當易之以新臣妄意擬于椿管米且借三十萬石減價振糴照得原價每石二貫三百文省量減三百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糴庶使飢民易于收糴以三十萬石計之縣官所損不過九萬貫而活飢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言哉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下界或豐儲西水倉次近便處支撥所有水腳糜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添給本府自行措置

振糴之後收到錢數逐漸解還司農寺一面收糴新米補足原數公私實爲兩便取進止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劄子

臣先准省劄召赴行在再具辭免續准省劄十一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仍舊致仕一節以趨久稽嚴召再命而僕遽冒殊恩撫己何功捫心有愧敢忘煩瀆自取誅夷臣猥以凡庸濫膺收召自顧衰羸之質不能趨造于朝引疾力辭蒙恩賜可荷皇明之委照徇私欲而曲從尙寬方命之誅更竊無功之賞況學士之峻職實儒生之至榮豈容待盡之軀復玷非常之寵臣粗知止足深懼滿盈苟貪冒于恩榮必橫生于災咎大言可畏天譴莫逃伏望聖慈收還誤恩令臣仍舊職致仕庶全晚節少續殘齡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薦胡槻万俟似狀

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

鄉無非爲利偷情苟且寢以成風鮮有不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力敏強有志事功切心職業前任靜江府通判差權貴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交薦之邕管極邊控禦溪峒彈壓盜賊最爲要地管下武緣宣化二縣羣盜淵藪豪滑巨寇根株囊橐盤固累年吏不能制槻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魁蕩其巢穴餘黨鼠竄境內帖然比年以來沿邊官吏多爲州峒所陷恣其侵盜不敢訶問槻正己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示以威信蠻獠知畏姦民販鬻生口賣出外界槻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弊百出槻痛革之又能節省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峒士人入學聽講使知忠義職務具舉課其治效實爲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萬

俟似故相高之孫其材具風力不在槻下雖兩佐郡未究所長前任潭州通判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似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贊郡政非一人忠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躬覽案牘剖決是非平允詳盡合于法意當于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爲流俗所移寮吏之中未易多得實爲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託旣知其材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遠方官吏之勸儆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薦万俟似張忠恕狀

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刺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僻遠猶當識拔况居臺府之下冀出流輩之中若不公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似好學自修不墜祖烈莅官行己皆有可觀廉介自持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爲煩苛入仕已及六任前後兩

丞會府所至皆有聲績自倅靜江年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考覈簿書姦弊洗空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動遵繩檢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比來諸司亦嘗剡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錄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誇獎逮爲賓幕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爲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連年數易中間鹽筴通滯爲多忠恕迺能一意裨贊檢梘吏姦區處得宜事皆修舉頃爲臨安府樓店務事帥漕各舉以所知比來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盛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錄無遠不聞人皆樂于進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薦胡槻万俟似奏狀

二人治績顯著臣所深知亦嘗以姓名薦聞未蒙甄擢今胡槻尙待缺次万俟似居憂外除不遠如蒙朝廷畀以兩淮邊郡必能宣布德意訓兵字民固圉實邊緩急可以倚仗儻或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薦趙時侃方信儒奏狀

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常州公文准吏部符七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員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觀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性資闡爽吏事精明濟之以中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能稱時值歲饑盜賊旁午時侃廣布耳目多設方略尋卽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邑人至今思之今任毘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尙苛刻莅事勤恪不爲苟且佐理郡政治績爲多諸司所委看定案牘平讞獄

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審練達疏通凡所施爲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侃處之綽有餘裕付以一路必能澄案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儒材猷雋明風力強敏文采吏治皆有可觀粵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出于天資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爲事不辭難所治輒辦初調番禺縣尉承累政廢壞之後創立廨宇蓋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內肅然番禺新會關令府檄攝事剗剔蠹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儒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列薦者無慮十數今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于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官見在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奮勵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爲成材內而繁難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使用此二

人者或臣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業舉以應詔將來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薦蔣來叟狀

臣守粵藩行且再莽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己竊見靜江府雖邈在嶠南然國家二百餘年聲教所被風化所漸爲日滋久比來文物寔盛人材間出過于疇曩往往困于僻遠無由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立而爲郡適在巡管之內者不敢隱默謹以薦聞竊見知賓州蔣來叟天資敏明抱負瓌偉績文種學夙出輩流蒞官臨民動輒可書早中甲科繼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爲二廣人物之秀今守遠方小郡規模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藹聞爲一路最特處之未得其地用之不盡其材使之浮沈瘴鄉誠爲可惜若假以內地麾節漸加擢用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爲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仰知聖主不忘遠方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勵以備國

家器使不爲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高商老周煝劉董狀

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蒞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縣得人凡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敢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爲一路之最首先剡上未蒙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今爲象臺行將兩考爲政平易民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摩凋殘田野爲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茅以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窳匱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又朝散大夫知潯州周煝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恬于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繼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逮爲總所幹官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爲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茲試郡清

潯愷悌宜民愜意牧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路中獨無訟牒至于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察吏舊例以魚稅錢幾千緡充郡守月給燔皆卻而不取人所難能考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摯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守吏不能欺試郡西融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羣蠻最爲衝要而郡計窳匱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弊井井有條撫理諸徭支賜官兵廩祿率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奉行鹽筴尤得其宜調度賴以豐裕民徭安堵不相侵擾實爲邊最臣等參訂共議得此三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特加甄擢庶幾可爲遠方牧守之勸
乞致仕劄子

臣輒瀝血誠干仰天聽伏念臣幼承門蔭繼竊儒科敕局書林早塵清要郎漕卿寺寢厯要塗七擁使軺三分帥閫晚蒙睿眷猥玷從班入仕垂五十年實厯已二十任冒寵榮而滋甚念報效之無

聞每懼滿盈果嬰疾疚累年沈痼屢致顛危長子伶仃忽罹夭折
拊心痛悼弔影自憐不如無生所欠惟死再念臣官簿之年已及
禮經所載甚明若非納祿以辭榮必致延災而益禍敢控由衷之
請仰祈從欲之仁伏望聖慈俯垂鑒照憐臣孤苦念臣衰羸許令
臣守本官職致仕臣生雖無補恨莫遂于捐軀死或有知誓不忘
于結草

再乞致仕劄子

臣比以病衰加之患憂輒露乞骸之請仰祈從欲之仁尙闕俞音
雖未忍棄捐之意再輸誠悃益不勝迫切之情伏念臣孤老餘生
愁苦萬狀禍患逼逐而不赦疾疹纏綿而益深來日無多大期將
迫恐即填于溝壑願早謝于冠裳庶弭災殃少延喘息伏望聖慈
特賜俞允許令致仕以保餘生

定齋集卷六

定齋集卷七
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皇矣上帝克開有永之年至哉坤元允合無疆之德甲子並踰于
四百春秋遠過于八千盛典迭興歡聲遐暨恭惟尊號太上皇帝
陛下功成不宰道體自然周之興有姜嫄以賢妃而開國堯以是
傳虞舜爲天下而得人永膺至養之隆俱享長生之樂天立厥配
周壽考于萬年邦孚于休祚本支于百世臣濫將使指阻遙班行
北闕馳誠從想鈞天之奏殊宮入賀莫陪嵩嶽之呼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皇帝表

光履至尊兼父母俱存之樂迭行慶典實古今創見之儀事殊長
樂之朝禮盛未央之舉孝先宮壺歡動宸區恭惟皇帝陛下嗣守
丕圖欽承慈訓高揖堯舜于千古躬行曾閔于九重聖德冠乎羣
倫廣口刑于四海玉卮親奉想傳萬歲之聲金莢同膺何暇九齡

之夢臣久陶孝治誤玷使華去國三千莫預觀光之盛有親七十
□霑錫類之恩

賀正表

上下交孚慶三陽之開泰朔南聲暨見四海之會同儼睟穆以天
臨藹謹呼而雷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循堯之道行夏之時運獨
化于鴻鈞惟皇作極躋八荒于壽域與物爲春肇迎六氣之和永
迪一人之慶臣肅將明命述在遐陬鳴玉千官夢想雍容之鵷鷺
稱觴萬壽心馳飛動之龍鸞

明堂大禮賀表

合宮歲事聿新一代之儀宣室受釐彌介兩宮之壽三靈同慶萬
國交歡恭惟皇帝陛下德發馨香誠參化育舜業業以致孝益懋
重華文翼翼而小心克勤昭事考成周之備禮舉皇祐之彝章天
清地寧既取合禋之義祖功宗德式昭並侑之文熙事告成景貺
交至臣濫叨持節莫預奉璋仰覲天文光動房心之宿共祈國祚

壽齊箕翼之躔

賀明堂大禮慶成表

天地並禋特講九筵之制祖宗合侑肇新一代之儀萬國均歡三
靈共慶伏以諸儒異同之論莫甚于明堂累朝因革之宜寢乖于
古制惟皇祐舉行于大慶而紹興遵奉于前規蔚爲今日之彝章
是謂我宋之家法恭惟皇帝陛下心潛精粹德發馨香念屢叩于
郊祠獨未躬于秋饗稽月令之典豈惟正位而朝諸侯誦我將之
詩蓋欲宗祀以配上帝曠儀具舉釐事告成臣幸際昌期欣聞嘉
薦洛南將命莫窺路寢之餘光拱北馳誠第覺房星之改色

謝復職表

合宮大饗方誕布于湛恩延閣清班乃盡還于舊職竊省循而非
據迫辭避之無文愧溢心顏感深肌骨中謝伏以爵祿所以厲世
名器不可假人苟無其功奪伯氏駢邑三百而不怨或踰其分與
晏子邶殿六十而必辭上馬示賞罰之至公下馬守義命之大戒

官無濫及受必有名臣雖戇愚粗識廉恥潔己以進于出處本末之甚明直道而行故毀譽是非之相半但知一心而體國不能曲意以徇人積有罪譽上辜任使單車奏計徒馳魏闕之心便道趣行忽作揚州之夢知煩言之必至賴皇度之曲全俾從珍館之遊仍寓寶儲之直王言出綽顧董餉以何勞眾口鑠金由叨榮之已甚帶果從于三褫珠何意于再還忽傳丹詔之新遞復青氈之舊顧始望之不及念前痛而未忘得失若驚進退惟谷茲益恭遇皇帝陛下明堂布政衢室訪言天日委靈罔間覆盆之隱雷雨作解頓回寒谷之春察其非辜賁以舊職臣多難憂傷之後數奇流落之餘槁形灰心已過寵榮之望碎骨粉身敢忘報效之圖

謝頒降御筆手詔碑表

天語溫淳盍重農桑之本雲章燦發益增嶺海之華祇錫爲榮奉行惟謹中謝竊聞精誠之感陰陽以和致茲蠶穀之屢登悉出天人之協應上以彰神化之效下以厚烝民之生惟什一之征是謂

立經常之法苟倍徒其直豈爲知取予之宜恭惟皇帝陛下嚴責吏姦深求民瘼戒漁蠹之害廣衣食之塗軫淵慮以彌勤灑宸毫而徧及臣謬將使指預拜寵光敢不仰體訓辭推大成繭旅生之治精加督察庶臻附枝兩歧之祥

廣東轉運判官謝表

觀風遐嶠方懼空餐改命漕臺復膺重寄戴恩隆厚返己凌兢中謝

伏念臣猥以庸才適遭盛旦念煌煌之祖烈懼墜厥聲慕蹇蹇之王臣欲行其義中罹憂患自分沈冥誤蒙神聖特達之知恭被禮樂光華之選黃茅瘴嶺仗漢節以驅馳白髮慈親乘潘輿而喜懼粗究民情之休戚無裨國用之盈虛正期私計以言歸敢謂渥恩之洊及事權雖重憂責愈深眷茲廣莫之區尤甚凋殘之俗民貧地瘠賦重役繁供輸已困于諸州調度不支于一歲雲屯萬旅皆張頤待哺之人日費千金無束手旁觀之理欲足用則未免加斂務恤民則深慮乏興矧惟上下之相須要在公私之兼濟必有

碩德以民爲心知臣粗識廉隅或可律貪殘之吏俾臣就將使指庶少蘇疲瘵之氓不忍棄捐特加任使臣敢不俯殫駑鈍仰稱鴻慈激濁揚清願廣酌泉之志剝下益上忍萌竭澤之心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久從家食自安流落之蹤分畀使權忽玷光華之選遠去闕庭之下深行嶺海之濱初見吏民具頒詔令中謝伏念臣仕知行已智昧通時蚤竊儒科不過平平之策居懷祖烈敢忘挺挺之風暫從三館之遊遽忝一麾之寄頃罹艱棘偶獲生全憂患之餘志氣衰落飢寒所迫學業荒蕪自知無補于明時已分退藏于先壟念主恩未報何敢愛身母老無依不能忘祿七年去國每馳魏闕之心一旦臨軒猶憶鈞天之夢望威顏于咫尺被聖訓之丁寧私自省循若爲稱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焦勞求治惻怛愛民謂臣嘗廁班聯自可布宣于德意知臣少更州縣庶幾練達于人情不忍棄遺亦加任使臣敢不力求民瘼痛戢吏姦廣倉廩之儲務熟籌其

出納籠山澤之利當深究于源流願竭丹誠少酬洪造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將漕嶠南曾微善最按刑湖右復冒恩除拜命馳驅撫躬踧踖中

謝伏念臣賦資樸直際運休明一去闕廷洊更歲律兩持使節不

出災荒敢擇地以求安念將母而來諗未控由衷之悃已蒙從欲之仁方天下無冤之時寧分遠邇處君子盡心之職所貴平反昔人卽是以說親今臣殆逾于素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矜庶獄之不辜尤重祥刑之寄謂小人之有母廣推錫類之恩使之居澤國而遂甘旨之求脫瘴鄉而適清溫之奉在私計無便于此雖自謀何以過之退自省循若爲報塞臣敢不審觀師聽明啟刑章罪疑惟輕仰體天地好生之德民用不犯助成帝王極致之功誓畢微生力酬洪造

京西運判到任謝表

熊湘陳臬曷裨欽恤之仁江漢將輸尙玷光華之選戴宸恩而祇

懼迫威命以疾驅徑造屬城具頌溫詔中謝伏念臣稟資固陋逢世休明偶竊儒科勉追祖烈分甘州縣簿書之冗濫陪館閣英俊之遊仕雖爲貧志不止于溫飽學未見道心竊慕于功名嘗自勵以治民終無因而奏課忽冒臨軒之遣敢辭叱馭之勤二年深犯于煙嵐再命不踰于瘴嶺荷皇慈之錫類易內地以便親幸脫炎荒復分英蕩爲委吏會計而已矣當服官箴問斷獄錢穀之幾何敢爲文具一遵法守僅免愆尤第惟將母之行每切懷鄉之意所願投閒于故里不圖改畀于上游況地重責深要當思職雖民淳事簡其敢偷安私自省循未知報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皇靈遠憺聖德兼容謂臣粗達吏方故每加于煩使俾臣稍習邊事或有用于明時不忍棄捐益隆委寄臣敢不問民疾苦察吏貪殘乘輅傳以載馳姑承人乏奉板輿而歸養終覲天從

淮西總領到任謝表

爲郎何自方有愧于時流給餉非才復驟升于卿列戴異恩之不次懼隆委之難勝將命疾驅涓辰祗役中謝臣惟總領分督諸道之賦而淮西獨任兩軍之儲千舟銜尾而來猶慮餼糧之不繼萬旅張頤以待寧容廩稍之少愆自榷酤壞于撥并而害日深況鹽法誘于入納而課益削寢捐經常之數仍害供億之繁類非蠶書生所能爲豈曰見大夫無可使如臣固陋爲學荒疏心竊慕于祖風才不周于世用抗塵容而走俗狀素所甘心踐華轍而揚清塗初非始望濫廁圖書之府獲陪英雋之游三剖守符無由奏課四持使節幸免曠官二年瘴癘之鄉偶存餘息萬里舟車之跡幾徧遐方竊愧愚頑尙蒙收召奉清閒之對敢殫千慮之愚條守禦之宜偶動九重之聽方服勤于省戶曾何補于朝家未容坐席之溫已拜出綸之渥峻棘班而疏寵董糧道以飽師矧是江淮在今日兵多而地重當令儲峙如異時貫朽而粟陳苟足用之乖方卽乏興之立見不圖簡記猥及妄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遠必明知人則哲察臣材力絲薄實駑駘款段之資念臣縱跡孤危無蟻子

蚍蜉之援試之劇任許以曲全臣敢不上體眷知勉思報稱問錢穀之入究源流本末之歸辨毀譽之真冀終始生成之賜湖北總領到任謝表

給江淮之餉曾未踰時總湖廣之儲遽叨易地雖道里有遠近之異而任事無輕重之殊祇拜恩綸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謬傳家學偶玷世科並館閣英雋之遊自慙固陋窮州縣簿書之冗僅免曠瘵首尾六年閒關萬里俄趨召節濫綴郎闈一言誤簡于上心再命遂躋于卿列適承人之俾董軍儲學道愛人乃平日之素志計功謀利非書生之所長但知畢力以奉公不敢辭難而避事心勞效寡方拱俟于譴訶任重人微已不勝于憂責況今官次實在武昌當川峽之上流控荆襄之重鎮舳艫相望轉輸直抵于江淮符檄交馳供億遠踰于嶺嶠竭六路百城之力餉三軍萬幕之屯既無促辦之才曷追乏興之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篤近而舉遠居安而慮危謂臣嘗在日邊竊聞廟算知臣頃臨漢上粗識邊防

略其已試而罔功將以益觀其後效雖親年適當于喜懼而王事敢憚于馳驅孰云湖海之遙如處闕廷之下臣敢不仰承睿意俯罄愚衷詭辭以白大人庶扶輿而就養焦心以報明主當荷鍤以先趨

廣西經略到任表

抱病投閒久竊祠庭之祿蒙恩起廢遽分帥閫之權寵升論譏之班增壯藩維之寄地雄責重天大命輕中謝伏念臣學術荒疏性資迂拙蒞官行己勉追挺挺之風憂國愛民期盡惓惓之義蚤承門蔭濫竊世科備嘗州縣之勞迭更中外之任四污朝蹟五玷使華再總軍儲存膺闔寄惟遭逢之最早故忝冒之滋多福過災生年侵衰至久抱負薪之疾每懷填壑之憂身雖臥于漳濱心不忘于魏闕自斷此生之永已不圖成命之忽頒擢于病廢之餘畀以承宣之任惟桂林之重鎮實嶺海之奧區外控諸蠻內兼五管馬政不無于欺弊猺人正賴于撫綏欲令士人之舉安要在官吏之

不擾必得廉平之士一新貪鄙之風如其衰陋之資曷稱循良之
選預憂曠敗自速譴訶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子育羣生天臨萬宇
不泄邇而忘遠在知人而安民以臣少習吏方粗能奉法而循理
謂臣老諳世故不敢生事以邀功未忍棄捐復加任使臣惟當廣
求民瘼深戢吏饗不求赫赫之名妄希榮進第守平平之策仰答
洪恩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桂海承流蔑著蕃宣之效松階次對遽聯禁近之班願如待盡之
軀冒此殊常之渥感深而泣慙甚于榮中謝竊以御府圖書莫遂
西清之直先朝謨訓實參東壁之輝偉寶國之鼎新揭鴻名而昭
示必以處一時碩學之彥或以優四方宣力之臣苟非其人曷稱
茲選伏念臣稟質固陋逢辰休明學僅續于家傳才不周于世用
幼霑一命歷事四朝筮仕于紹興之季年擢第于乾道之初載蚤
陪羣彥猥廁周行敕局書林濫塵清選郎曹宰掾寢歷亨塗由卿

寺而領神京兼民部而總軍餉凡七叨于使節亦再典于帥藩積
此幸邀蔑然稱塞年侵氣索嗟壯志之莫酬疾至身衰念大恩之
未報甘與草木以俱腐敢冀桑榆之或收屬謀帥于藩垣乃起家
于田里控辭不獲冒昧而來扶持衰殘鞭策駑鈍考已書于下下
策第守于平平龔遂本心固欲安于渤海汲黯多病非敢薄于淮
陽仰賴朝廷之威靈坐致邊鄙之寧謐僅逃曠敗少追誅夷而臣
已迫衰年久留瘴嶺舊疾轉加于沈痼孱軀難保于生全深懷填
壑之憂彌切首邱之念嘗投誠于魏闕期歸臥于漳濱位已極于
庶僚敢萌他覲班遽參于法從誤玷明恩撫初心而若驚顧始望
之不及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念慶曆之故家
今其餘幾數正元之朝士益亦無多特軫記于陳人俾光華于晚
節何期遲暮有此遭逢臣敢不仰體恩憐益謹侯度久抱負薪之
疾所願投閒尙懷結草之忠庶幾圖報

謝賜衣帶表

伏準省劄勘會蔡某已降指揮除寶謨閣直學士所有依格合賜衣帶十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特與依格給賜臣伏以西清寓直濫叨進律之褒內府分珍更冒章身之寵恩光狎至佩服爲榮伏念臣久挂冠裳退安田里幅巾藜杖姑盡殘年安車蒲輪敢污嚴召荷皇慈之下逮屬異數之渥加病骨支離幾不勝于寶帶衰容枯瘁殊弗稱于華衣豈期既老之餘乃獲非常之賜茲茲恭遇皇帝陛下鼎新百度賁飾羣工特指在笥之珍庸示解衣之惠華其晚景服以終身臣敢忘衣被之仁深負曳婁之愧束帶而對賓客已絕望于清朝懸車以傳子孫庶誇榮于故里

賀正表

珠躔迭運驗一氣以回生玉律更新慶三陽之開泰瑞陳圖版喜動幅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統繼離明道符乾健正析因夷隩之序盡裁成輔相之宜與萬物以爲春奄八荒而開域臣養疴田里竊廩祠庭漢殿懽呼莫預稱觴之列堯天廣覆願爲擊壤之民

瑞慶節賀表二首

十月爲良應繞電流虹之瑞四方來賀傾就雲望日之心慶溢層霄懽騰率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慈儉爲寶安樂延年誕揚清靜之風益廣和平之福雖天人交感之際無俟于禱祠而臣子歸美之誠自形于歌詠必得其壽無疆惟休臣邁迹從班祝釐眞館卜年卜世遠踰邾鄆之期多壽多男更效華封之祝

月受瑤光實啟明昌之運日臨析木載逢震夙之辰慶溢九重懽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法禹勤儉體湯寬仁耀神武以折衝坐致蠻夷之格修文德以來遠行觀土宇之歸當天開地闢之期應電繞虹流之瑞茂建中興之業永保太平之基無疆惟休必得其壽臣猥參禁路寅奉眞祠望北極以馳誠不忘星拱指南山而獻祝敢效嵩呼

代辭免簽書樞密院表

宸恩下逮遽叨不次之升愚悃上陳莫動蓋高之聽重煩獎勵彌

切凌兢敢于再瀆之誅願獲終辭之志中謝竊以事關體國任重
樞庭欲建立于治功必延登于哲輔豈容虛受以玷明揚伏念臣
樸學傳家孤忠許國沒而不朽徒藉先臣之資壯也無聞莫預有
司之選誤蒙睿眷擢寘從班選部典銓曷振人材之淹滯經筵勸
講何裨聖學之高明方慙無補于絲毫豈意復頒于綸綍不由科
第特越等倫雖寵遇之有加顧滿盈之可懼伏願皇帝陛下俯從
危惻曲保微蹤收還己誤之恩俾仍舊職博選非常之彥共濟休

功

代淮東安撫使謝表

忝貳機衡每慚非據出臨藩屏自揣何堪恩重命輕憂深責備中
謝伏念臣謬傳家學偶踐世官荷聖神特達之知無左右游談之
助昨從省闈進陟禁塗日月緝熙光明莫窺聖學夙夜基命宥密
無補訐謨屬謀帥于邊陲乃掄材于廊廟班超建策亦不過于平
平毛遂請行蓋自慚于碌碌念再世蒙恩而未報故一身任責而

不辭維昔廣陵蓋今巨屏控長江數千里下臨襟帶之衝鎮全淮
十六城內固藩維之勢歸附之人莫先于安集疲瘵之俗正賴于
撫綏曠土游民未盡勸懲之術崇墉浚洫尤資保障之功以至閱
練師鈐繕治戎器要在聿修于軍政豈宜暫弛于邊防當得真才
允膺重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察臣公爾忘
私必能報國謂臣老而更事可使守邊私自省循若爲稱塞臣敢
不廣宣德意少釋顧憂惟盡行于前言期不負于聖主擊祖生之
楫雖嘗有志于四方請終軍之纓何敢徵功于一日

代淮東安撫使謝太上皇帝表

寵升祕殿誤玷清華出鎮邊藩遽膺要劇恩深莫報責重何堪中
謝伏念臣學術空疏材能譎薄一經教子徒得先臣之緒餘再世
蒙恩實出兩朝之眷遇昨從外服擢寘周行濫登禁近之班驟陟
樞機之地愛君憂國雖殫千一之愚固圉安邊敢獻二三之策屬
當謀帥因遂請行睠此全淮夙稱要地控長江之襟帶爲今日之

藩籬係國安危以人輕重深究綏懷之術莫先經理之方是宜勤課農桑繕修城壁撫摩彫瘵之俗安集歸附之民雖鄰好之交修豈邊防之可弛允膺是任必得其人茲益恭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親授聖謨聿修武備謂臣愚且戇雖無尺寸之長而父教以忠當有涓埃之報臣敢不力行初志勉企前修拊循士民要當生聚十年之久申固封域何敢僥倖一旦之功

牋

賀太上皇后牋

式逢穀旦再舉盛儀慶人生七十之稀卜壽考萬年之永況堯齡獨高五帝克諧偕老之祥而舜孝祚冠百王兼有俱存之樂于斯爲盛亙古未聞恭惟太上皇后殿下位正母儀德符坤載儷尊慈極夙隆逮下之風稱壽殊宮同享歸尊之奉臣生逢聖世濫綴卿聯如日月相須而成幸出照臨之下惟天地能長且久永依覆載之仁

太后慶壽賀皇后牋

思齊太任方享從心之樂爰及姜女聿修稱壽之儀喜溢六宮歡均四海恭惟皇后殿下憂勤在念警戒相成惟子職資婦道之明故坤德配乾元之大堯父舜子茂昭養老之誠文母妙妃允篤徽音之嗣臣偶將外指阻覲盛儀遙想帝尊共上玉卮之壽助成孝治益彰彤管之華

賀太皇太后牋

恭承慈訓茂建天支施帝祉于子孫慶源有自愛介福于王母景命無疆喜溢殊宮歡均率土中賀恭惟尊號太皇太后坤載萬物母儀三朝助成文祖之功克篤曾孫之慶本支百世實由風化之基壽考萬年坐享雲祲之養臣生逢聖旦叨預從班屬寅奉于眞祠阻趨陪于在列出綸丹禁欣聞盛典之頒戲綵重闡想見慈顏之喜

賀皇后牋

儷尊宸極有光彤管之華毓秀天支庸示青車之寵慶絲宮闈喜
動寰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警戒相成憂勤在念乃眷神明之胄
以開孫子之祥曲盡母慈心每勤于拊育益隆邦本祚永保于延
長臣叨預近班莫陪在列華封獻祝敢陳多子之辭太妣嗣音當
有百男之報

定齋集卷七

定齋集卷八
書

上汪制置書

某不佞結髮學問畱闕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
士莫不斂衽正色遐想而景慕之及觀蘇東坡論司馬溫公之德
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某廢卷太
息恨不與公同時端拜而師之晚從儒林丈人遊因論誠一之學
皆曰得溫公之傳者丞相趙公而已趙公以是傳之閣下某方在
齟齬而趙公亡矣不可復見矣吾道所寄者閣下也某願見閣下
垂二十年閣下道德日彰名聞日流又爲天子侍從之臣一介之
士仰之如神人某也自度愚魯無用之軀不足以進于大君子之
門退而學焉幸其有成以求一言之質不謂閣下出典方面自閩
而蜀某爲貧所驅隨牒遷徙願見閣下又不可得夫以二十年欽
慕願見之切一旦償所志焉事有不可遇而卒遇殆天有以啟之

也恭惟閣下挾天人之資躡聖賢之躅少時雋聲洋溢老師先生
無與對衡者射策宸廷一筆萬言敷陳治道天子擢爲第一天下
之士比閣下以賈誼方持權者用事屈伸肘足以榮辱人稍稍附
會立登青雲閣下未嘗日逆而心動閉門卻掃澹然無營視鍾鼎
富貴屑焉而唾去唯恐不速心如山嶽積金至斗莫能移之天下
之士比閣下以黃憲逮閣下受知兩宮遊璧水登瀛洲歷天官貳
卿文昌八座爲君藥石爲國著龜爲學者宗師天下之士比閣下
以韓愈殊不知閣下之道得于二公之傳惟誠惟一窮天地互古
今而不渝天下之士因其所見而言之閱三十年而變其說是未
知閣下者也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寤寐仄席以待閣下行將柄
用矣二公相于元祐紹興之初經綸之業用而未既傳之閣下閣
下涵養滋久隱而未施當朝廷艱難豈容釋然于斯時哉不有施
于今日萬世惜之伏念某莆陽人齒少且賤無他技能惟知讀古
聖賢之書以筆舌鳴其窮雅尙氣節不肯與世浮沈歲丁丙戌隨

諸生試有司偶在選中天子親策于廷問以當今之弊某縱口所
言抵冒忌諱罪在不赦天子哀其狂愚置之異等其感慨奮發誓
有以報萬一中夜屢起輟食興歎鯁然憂在宗社每念材智駑
下議論淺短無以自效茲幸閣下召節東來某負弩道傍仰瞻儀
刑側聆警欬厭快夙昔欽慕之志私竊自省某所願學者二公也
閣下之道二公之道也今某親見大君子而師之其可自暴自棄
默默而無所言哉某秉牘爲贊以勤館人者非敢私也如蒙閣下
呼置坐隅設問以觀所存儻或可教憐其區區之誠告以一二某
當與學者共之固某所願也非所敢望也冒犯威嚴震懼俟命

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于事眾人以爲迂而君子以爲必然不可不察也
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
而忘倦爲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
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

其本而從事于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眾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之長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信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于王道而其治已彰彰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平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內爲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修也九重之上禹菲舜癯皇皇焉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于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于地之廣狹而在于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于然襁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

持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敝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于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爲有力者攘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費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貲庸詎知其不爲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于目前之利此某所痛惜者也爲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于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效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爲聖人之學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尙何待于言哉某也莆陽一鄙夫庸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

閣下雖其言近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
召而期于閣下閣下不以爲迂而忽之某將有深于此者次第而
進之

乞更運京西椿管米書

某近具奏乞于和糶米內移運十萬石前去襄陽府軍前椿積以
爲邊備已蒙睿旨行下某除節次差官運來十五萬一百餘石起
發去訖照得淳熙元年襄陽府椿積米二十五萬七千餘石自後
每歲脧削至七年尙餘八萬石八年九年終止有四萬石除借支
過二萬石及撥五千石附襄陽府振糶外實存米一萬八百餘石
通計今來所運米止及十六萬九百餘石若是平居無事以備水
旱則爲有餘萬一緩急爲城守之計則不足某所運米十五萬一
百餘石已費水腳糜費等錢五萬九百餘貫夫米一千九百餘石
係每于出納之際拒絕人情收簇到上件錢數卽不敢侵用經常
錢物及不曾分科另項椿管外某深慮一旦罷斥之後來者見此

儲蓄不復加意財賦每遇闕乏循例支借以苟免目前之急不爲
永遠之計其于一路利害甚多謹具申尙書省伏乞鈞慈特賜劄
下本府令其椿管不得輒擅妄用遇有緩急具申朝廷方許支撥
仍令帥臣到彼分明交割庶幾不至失限可以永遠爲水旱盜賊
之備伏候鈞旨

辭免乞宮觀書

某至愚極陋猥蒙朝廷使令南北東西惟其所命不敢辭難七年
之間奔走萬里誤恩董餉近在陪部方幸便家遽有易地之命卽
日就塗不敢以親老道遠爲解到此數月財計粗足不至急闕可
以偷安養拙無何舍弟道中感寒一病荏苒遂至喪亡某同產只
此一弟老母最爲鍾愛母子三人相依爲命一旦天折老母觸緒
傷感頓覺衰悴重念某去歲盛夏觸熱登陸隆冬衝寒涉險良賤
死亡五人舉室憂疑凜凜然人不自保絕無生意幾不可一日居
此今聚指五百去家二千餘里水陸危難若更貪戀祿仕而不知

止深慮災患之來有甚于此者愈更狼狽欲望鈞慈察其危迫之
惻憐其奔走之勞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稍便親養少弭災咎
異時朝廷有煩難任使死且不辭伏候鈞旨
辭免除檢正書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蔡某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某聞命震懼無地措躬某一介妄庸誤蒙朝廷器使出入
中外踰二十年雖殫竭疲駑勉圖報效然終無絲髮之補徒積罪
戾上貽譴訶昨者奉祠還家方便親養曾無滿歲畀節近畿今茲
到官甫及三月又蒙誤恩召還宰屬顧某何人乃辱朝廷紀錄如
此伏念某受材至陋賦分數奇叨竊既多滿盈是懼丁年以後災
患頻仍積憂薰心老形悉具去夏爲寒溼所薄右臂不仁手指拘
攣執筆顛掉書判大字固已敲斜兩省細務浩繁必難書擬矧惟
省闈絲綸之任其選不輕某已試罔功豈宜冒處自揣不稱公義
謂何若不控辭必致顛踣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且令在外以備驅

策某敢不勉行所學仰答上恩所有省劄不敢祇受見寄紹興府
軍資庫伏乞處分
再辭免除檢正書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蔡某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尋具辭免某官卑人微不應控避冒犯法禁輕瀆朝廷罪
當萬死某情實迫切勢不容已反覆思念概之私計則非便揆之
愚分則未安不免再有陳請伏念某一介么麼自幼叨竊一命讀
書應舉力取科第豈無功名富貴之心長從師友獲聞緒論粗知
命義大戒不敢僥倖以求進阿附以取容比年以來多難早衰分
甘退屏唯恐禍患不測每以滿盈爲懼去歲宰掾之命從天而下
恭值聖主龍飛萬物爭睹臣子之義所不當辭黽勉供職甫及八
旬將母就養僅四十日未遑弛擔恩恩去國老母適以感冒力疾
登舟幾至委頓還家旬日調理方安母子是時指天爲誓自此躬
耕繇上以畢餘生不復作仕進之念但年未及老不敢納祿以取

矯廉之譏近者蒙恩畀以一節又出意表朝廷在外任使亦難力
辭冒昧此來方三閱月老幼幸粗安居忽叨召還舉室驚悸夢寐
不安某自揣菲才不應復玷朝列必招物議上貽親憂若乃不知
止足貪戀寵榮自取顛危累及老母爲子如此朝廷何所用之況
老母年垂八十稽之禮經八十者一子不從政某兄弟終鮮旁無
兼侍自合謝事歸養田里朝廷或未忍捐棄且令在外以供煩使
某亦可以展布四體少報國恩兼某以臂指拘急運筆甚艱委實
有妨書擬不敢冒居要職欲望鈞慈察其本心初非虛僞力賜敷
奏追寢前命俾仍外任庶于私計稍便愚分少安某已將本司職
事牒提舉常平官鄭湜兼管某見居家聽候敕旨伏乞早賜處分
辭免應辦孝宗皇帝梓宮渡江轉官書

照對某尚書省劄子孝宗皇帝梓宮渡江掩攢了畢應辦事務官
知臨安府蔡某特轉行一官某么麼書生遭際孝宗皇帝龍飛擢
登上第入爲卿士出持使節全家飽煖盡出隆天厚地之施自念

孱庸無以效涓埃之報孝宗皇帝梓宮發引某適待罪天府盡瘁
畢力職分之所當然何敢因此倖覬賞典所有轉官恩命義難祇
受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寢罷前項指揮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修福寧殿了畢轉官辭免書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爲修葺大內福寧殿應念了
畢特與轉行一官仍減三年磨勘某不才待罪京邑繕治宮室職
所當爲某以府事浩繁不得朝夕董役不過旬日一再省視卽與
其他專一監造官司事體不同自揣無功不敢輒當懋賞冒昧祇
受清議不容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某轉官減磨勘指揮寢罷庶
幾少安愚分所有省劄見寄臨安府軍資庫未敢拜命伏候指揮
辭免召赴行在書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行在奏事某聞命震驚措躬無
地伏念某艱棘餘生分甘填委溝壑豈復有榮進之望甫遵吉制
未敢輒控祠請忽叨奉事之命雖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忍遐棄

然某一介孤遠何以辱此異數某祿不逮親唯有移孝爲忠盡瘁報國少盡臣子之義君父之命所不當辭重念某多難早衰心志凋耗精力疲憊尤素苦足疾閒或發動自揣孱陋不堪朝廷任使竊慮鞭策不前自速罪戾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祠祿庶安徽分獲保餘齡伏候指揮

上論邊事書

某入境之初咨訪民間休戚邊防利害莫不首以安平州李密爲言到官詢究詣實檢點案牘見得李密在溪洞中最高爲桀黠平時侵犯鄰洞劫掠省民外通交趾內結官吏凡有所欲無不遂意慶元四年知古甌洞趙迪簡物故別無子弟承襲李密乃僞作趙迪簡生前文字以李密第三子過房改姓名作趙民懷出繼趙迪簡之後重賂邕州溪洞司及太平寨官吏出給文帖以趙民懷知古甌洞李密兼權知古甌洞事李密乘機強奪殺死趙濟擄掠洞民盜開化外交趾山路意在吞併鄰洞包藏叵測本司累據古甌洞

官典及籠州等州洞官典陳訴前政不過行下邕州及差官委曲戒諭追到官吏送獄根勘賊證甚明止從杖罪繼放其溪洞司機宜韓渠押下邕州照勘某到官卽行檢舉已將經略司副使徐熙效用李昇從條決配反坐條下邕州將見勘人員結照得韓渠見係溪洞司屬官輒敢受李密金銀出給文帖以成李密吞併之計情理從實不敢隱蔽除已具申朝省外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庶使溪洞姦黠知所畏懼不至強橫侵犯鄰洞害及邊民

又書

某猥以菲才濫膺委寄所部二十五郡三面近邊蠻獠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責重憂深日有淵冰之懼向者冒昧奏辟本路鈐轄耿明伏蒙朝廷不以人廢言曲從所請耿明拜命之次日適聞昌化軍士人李彬等糾率壯丁抗拒官軍殺傷將校竄入黎洞某亟遣耿明前去招諭耿明到軍卽撤去寨柵罷遣戍兵示以不疑然後委部將宋執忠深入巢穴多方招諭李彬等相繼出參前後招

到一千七百餘人不勞兵力撫定一方解到李彬李噩二人送獄
根勘未幾又聞瓊州黥卒吳四弟等嘯聚兇徒結納黎洞出沒作
過侵犯省地剽掠居民前後累年爲害非一近者迫近郡城公肆
焚劫破文昌縣無復畏憚官兵不敢誰何適值知瓊州陳顯公報
罷某就差耿明暫攝州事措置收捕耿明到州卽招集七十二洞
主出參與之歃血爲盟厚加賞犒示以恩信勉以忠義使之歸順
朝廷不爲賊援唯西浮洞主王安政叛盟居停賊黨爲之囊橐故
吳四弟等不伏招降勢不容已耿明親率士卒夜造賊營掩其不
備擣其巢穴盡擒渠魁居民獲安黎洞知畏舊有王居伶者侵占
官地誘掠省民其徒實繁其勢滋熾屢與官軍抵敵官軍失利殺
傷非一前後守臣唯務姑息以苟延歲月耿明壓以兵威諭令出
參王居伶俛首聽命退還鹽竈十三所海外並已安帖竊詳耿明
膽略過人識慮精審所向輒克又能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不務殺
戮以全取勝一舉而三事俱辦不爲無功兼宋執忠首尾隨逐耿

明出軍幾年奮不顧身最爲宣力功在諸將校之右兼行士卒當
此炎暑暴露日久皆一時立功之人若不優加旌賞無以激勸後
人今據耿明等第開具立功人數三司審實竝無汎濫同銜具奏
伏望鈞慈特賜敷陳詳酌施行

小貼

照得今來招諭李彬李噩及收捕吳四弟等皆賴朝廷威靈及
耿明與士卒之力某獲蒙成效僅逃誅責已爲萬幸況比叨進
律濫廁近列無功受賞深懼滿盈衰病之軀唯恐顛踣不得生
還故廬天實臨之絕無一毫覬望區區之愚特爲將士冒昧有
請伏祈鈞照

僭易申稟

李彬李噩及吳四弟等招集徒黨動以千數而又結納黎洞抗
拒官軍亦非小盜若不乘時掃蕩必致猖獗爲害非細某旣身
任憂責不敢張皇事勢驚動朝廷故略具申稟今旣爲將士奏

功不容不以實告非是前後歧異伏乞鈞察

代人上宰執書

某聞自古君相之用人有所謂一定之法有所謂一時之權受一命者當爲此官歷再任者當授此職先後小大因其資格而不容毫髮之私此法也才足以辨此事則與以是官功足以當此賞則加以是秩進退予奪因其能否而初無繩墨之拘此權也蓋法者所以處常才而權者所以待非常之才一于任法則賢愚同滯真才實能之人或有遐棄一于從權則能否雜選僥倖奔競之徒得以濫進是故聖君賢相兼此兩柄以網羅天下之士立一定之法付之有司操一時之權歸之宰相進退百官惟人才是用豈若有所司規規然循守三尺爲哉況君相所行卽爲一代之法若曰甲也不當爲此官未可以驟進乙也未嘗爲此職不可以躡等校其考任循其流品次第而用之亦不過一大有司耳宰相進退百官之權不已輕乎唐之常袞懲元載之弊杜絕請謁一切格以公議故

無賢不肖之辨當時以爲絕弊而不以爲能崔祐甫懲常袞之弊薦舉惟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當時以爲諧允而不以爲私蓋宰相以至公取士爲天子得人苟避嫌畏譏不敢一毫輕重于其閒而曰有法存焉豈不失天下士乎恭惟某官致君澤民存伊尹之心禮賢下士行周公之道朝則服台袞坐廟堂以圖天下之治暮則歸私第開東閣以招延天下之士士有高才絕識或沈于下相公必越次而進用之寸長片善或適于用相公必兼收而並畜之故天下之士莫不激昂奮勵奔走謹呼爭赴功名之會顧如某者椎魯無用之軀亦且踴躍自喜願歸造物之鑪伏念某宗室子也先人南渡以來僑寓江浙家徒四壁立某自弱歲誦詩讀書爲進取計螢窗雪牖朝齋暮鹽蓋飽歷而備嘗之膏粱之習夢寐所無也歲在辛未兄弟同登儒科叨竊一官垂二十一年矣向來改秩得邑江之德化仰惟吾君吾相愛養元元爲縣令者固當宣上意而承休德三年之閒疲精竭力于簿書獄訟之際

不敢怠忽以致催科常人之賦應辦不時之需亦無廢事當路者
誤以爲能薦之于朝廷某敢自以爲能哉相公之心如止水明鏡
某之能否固不逃知人之鑑也某雖無高才絕識仰裨山海亦豈
無寸長片善備竹頭木屑之用乎相公方以權用人故持是說以
進若曰某之才能不及于中賢資格又拘于定制不足以膺非常
之選俾退而從有司之法某尙何言哉進之退之惟相公命

定齋集卷八

